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二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中書臣江漣

謄録監生臣秦沆

自道學之名立
儒之好名者雖
日侈談理道而
無裨實用者多
若王守仁之功
業表著原不係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一

起己丑明世宗嘉靖八年盡

乙未明世宗嘉靖十四年凡七年

己丑八年春正月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卒

守仁病篤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免歸行至南安卒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桂萼劾其擅離職守詔停世襲䘏典俱不予隆慶初贈侯謚文成　守仁天姿異敏幼時謁上饒婁諒與講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讀五經亦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及謫龍場窮荒無書居石槨中日夜譯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返諸心不安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故其為教專以致良知為主從遊弟子甚

講學為重輕其致良知之說蓋由尋繹而得非徒深索空虛者比迨其後門徒浸廣欲誇授受之殊以致輾轉滋紛漸生異說遂指訾議之口不當專歸咎師傳也

衆最著者餘姚徐愛錢德洪山陰王畿學者稱之

質實 按王守仁集所載年譜守仁生于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卒于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年五十七明實錄系之八年正月蓋赴告至京之月也明史儒林傳婁諒字克貞其學以收放心為居敬之門嘗言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魏校亟稱之徐愛字曰仁守仁女弟夫錢德洪名寬以字行王畿字汝中愛早卒德洪徹悟不如畿畿持循亦不如德洪泰州王艮則出入二氏矣

二月以吏部尚書桂萼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萼素與張璁比後二人皆用事積不相下及同居政府遂至相失

河南襄陽大饑

巡按湖廣御史張祿繪圖以獻帝憫之詔有司亟振時廣東僉事林希元上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便振米次貧便振錢稍貧便轉貸有六急曰垂死急饘粥疾病急醫藥病起急湯米既死急斂瘞遺棄孩稚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振借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因輯為書以上詔有司舉行是年正月振山西災九月免兩畿河南被災稅糧賑江西湖廣饑十一月賑浙江災

質實張祿平原人林希元字懋貞晉江人

三月葬悼靈皇后於襖兒峪

質實襖兒峪在昌平州鹿馬山北

夏六月前少師華盖殿大學士楊廷和卒

廷和卒後帝問李時太倉所積幾何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隆慶初復官贈太保謚文忠　廷和性沉靜詳審為文簡暢有法好考究掌故民瘼邊事及一切法家言鬱然負公輔望入閣後李東陽謂曰吾于文翰頗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及武宗之終卒安社稷者廷和力也人以東陽為知言

質實　李時字宗易任邱人

秋七月下刑部郎中魏應召于獄

京邸民張福訴里人張柱殺其母東廠以聞刑部坐柱死不服福姊亦泣訴官謂母福自弒之其鄰亦皆為柱聲冤詔郎中魏應召復按實如福姊言具有方驗乃改坐福東廠奏法司妄出人罪帝怒下應召獄都

御史熊浹執法如初帝愈怒褫浹職給事中陸粲劉希簡爭之帝大怒並下雨人獄侍郎許讚等遂抵柱死應名及鄰人皆遣戍杖福姊百人以為冤時帝方深疾孝武兩后家柱實武宗后家夏氏僕故帝必欲殺之

質實

魏應名吳縣人陸粲字子餘長洲人劉希簡之漢州人許讚字廷美靈寳人吏部尚書進第三子也

發明

張福弒母以誣其里人雖其姊亦詣官泣訴與鄰人同出一詞夫何冤抑之有乃法司覆奏左證皆符而嘉靖以張柱為夏口家奴遂援東廠之言為據必右福而致柱于死夫外戚之家果其恃勢恣行自當為之裁抑若緣夙憾后家之故遽以偏聽斷斯疑獄廷臣舉不足信衆證舉不足泥竟致冤殺無辜而躬行弒母之人轉得顯逃大戮天討有罪之謂何君人者顧出此耶

八月張璁桂萼罷九月召璁還楊一清罷

先是璁萼旣攻去費宏意一清必援己而一清請召謝遷璁萼心憾之遷未至璁已入內閣多所更建一清引故事稍裁抑之積不平錦衣聶能遷者故附璁議禮禮成不調怨璁訐其私浙江指揮張浩事下內閣璁欲寘之死一清僅戍璁怨工疏陰詆一清又唊黄綰排之甚力一清再疏引退微及璁隱事帝手詔慰留因極言璁恃寵不讓良可歎息璁見帝忽暴其短頓愧沮銜一清愈甚及萼入內閣亦不相能給事中孫應奎乃請鑒别三臣賢否以定用舍其意特右璁而帝因其奏慰留一清戒諭璁萼然一清知璁萼終必傾己屢求退且言今持論者尚紛更臣獨主安靜尚刻覈臣獨主寛平用是多齟齬願避賢者路賜骸骨歸帝不允頃之給事中王準劾璁萼引用私人時帝雖已厭萼顧眷璁不衰猶溫旨慰諭準同官陸

張璁桂萼方以
逞私報復被劾

絮不勝憤上疏曰璁萼兇險之資乖僻之學曩自
小臣贊大禮拔置近侍不三四年位至宰弼恩隆寵
異振古未聞乃敢罔上逞私專權招賄擅作威福報
復恩仇璁狠愎自用執拗多私萼外若寬迂中實深
刻忮忍之毒一發于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臣請
姑舉數端言之萼受尚書王瓊賂鉅萬連章力薦璁
從中主之遂得起用昌化伯邵杰本邵氏養子萼納
重賄竟使奴隸小人濫襲伯爵萼所厚醫官李夢鶴
假托進言夤緣受職居室相鄰中開便户往來常與
萼家人吴從周等居間又引鄉人周時望為選郎交
通鬻爵時望既去胡森代之森與主事楊麟王激又
輔臣鄉里親戚也銓司要地盡布私人典選僅踰年
引用鄉故不可悉數如致仕尚書劉麟其中表親也
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僉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
一轉徑入内臺南京太僕少卿夏尚樸由知府期月
遂得清卿禮部員外郎張敔假歷律而結知御史戴

免官而霍韜復敢攘臂肆言輒以議禮同進為辭欲與之俱去是明知嘉靖回護之隱而巧為要挾其情殊不可問且進退黜陟惟君所命乃云張桂之行勢且及我遂因而攻訐一清其貪詐奸險之情態更無所不至當時議禮諸臣結為朋黨害政恣

金承風搏擊甘心鷹犬皆萼媢黨相與朋比為奸者也禮部尚書李時柔和善逢猾狡多智南京禮部尚書黃綰曲學阿世虛談眩人詹事彭澤貪緣改秩蹤跡清華皆陰厚于璁而陽附于萼者也璁等威權既盛黨與復多天下畏惡莫敢訟言不亟去之允人之性不移將來必為社稷患帝大感悟立罷璁萼列其罪狀詔廷臣以粲準職科彈不早發與萼所私李夢鶴等俱下法司夢鶴等皆首服于是璁黨霍韜攘臂曰張桂行勢且及我矣遂上疏力攻一清為璁萼辨雪謂陸粲之劾實一清嗾之臣與璁萼皆以議禮進璁萼去臣不得獨留帝心動即名璁還貶粲與史粲驛丞而法司治萼私人獄猶不解韜揣帝意已變獄可反攻一清益急誣法司承一清風指羅織成萼罪帝果怒令法司會廷臣雜議出刑部尚書周倫于南京以侍郎許讚代讚乃實韜言請削一清籍帝令一清自陳璁故三上密書引一清贊禮功乞賜歸假實

行諂吏小人之尤耳

以堅帝意俾速去帝果允致仕尋法司言夢鶴等假托行私與萼無與詔削夢鶴等籍從周論罷萼復散官

質實

孫應奎字文宿洛陽人王準字子推世籍秦府儀衛司按明史孫應奎傳嘉靖十一年大計天下庶官王準摘富民典史應奎言都御史汪鋐為璁萼修郤誣以不謹而黜之乞復準官吏部尚書王瓊亦言準當黜乃謫應奎高平縣丞是謂王準以大計謫典史不以劾璁萼也然攷王棨陸準合傳云璁萼罷準亦下吏謫庶民典史稍遷知縣汪鋐希璁指以考察罷之則準實以劾璁萼謫官至十一年又以大計論黜孫應奎傳誤合為一事耳昌化伯邵喜世宗大母邵太后弟世宗立封喜昌化伯明年卒子蕙嗣五年卒無子族人爭嗣久不決尋以喜兄安之孫杰嗣伯明倫大典成命郭勛頒賜戚畹不及杰杰自請之帝詰勛勛録邵是爭襲章奏訐杰實他姓請覆勘帝不聽尋革外戚世封奪襲周時望貴谿人胡

森湯谿人王激永嘉人劉麟字元瑞安仁人嚴嵩字惟中分宜人李如圭澧州人夏尚樸江西永豐人彭澤南海人與蘭州彭襄毅同姓名初為吏部尚書以浮躁被斥張璁言澤勸臣進大禮或問致招衆忌今諸臣去澤將以次去臣等澤乃復留

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戍刑部員外郎邵經邦于邊衛

經邦疏言茲者正陽之月有日食之異質諸小雅十月之篇變象懸符說詩者謂陰壯之甚由不用善人而其咎專歸皇父然則今之調和爕理者得無有皇父其人乎邇陛下納陛粲言命張璁桂萼致仕尋以璁議禮功復召輔政人言籍籍陛下莫之恤也乃天變若此安可勿畏夫議禮與臨政不同議禮貴當臨

政貴公正皇考之徽稱以明父子之倫禮之當也雖排衆議任獨見而不以為偏若夫用人行政則當辨別忠邪審量才力與天下之人共用之乃為公耳今陛下以璁議禮有功不察其人不揆其功而加之大任似私議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者為公禮夫禮為至公乃可萬世不易設近于私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陛下果以尊親之典為至當而欲子孫世世守之乎則莫若于諸臣之進退一付諸至公優其資予全其終始以荅其議禮之功而博求海内碩德重望之賢以弼成正大光明之業則人心定天道順俾萬年之後廟號世宗子孫百世不遷顧不偉與如徒加以三公之任使之履盈蹈滿犯天人之怒亦非璁等福也帝大怒立下鎮撫司拷訊獄上請送法司擬罪帝曰此非常犯不必下法司遂謫戍福建鎮海衛鎮海衛明置今省故城在漳州府漳浦縣東北邵經邦字仲德仁和人

除外戚世封著為令

時安昌伯錢維圻卒庶兄維垣請嗣爵吏部尚書方獻夫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歷引漢唐宋事以證帝善其言下廷臣議由是外戚永絕世封

質實 安昌伯錢承宗睿皇后弟鍾孫成化十五年封弘治二年予世襲子維圻嘉靖五年襲封

十一月復召桂萼入閣

張璁既召還儒士蔡圻知帝必復用萼疏頌萼功請召之帝乃賜敕令撫按趣上道未至國子生錢潮等復請趣萼帝怒曰大臣進退么麼敢與聞耶並圻下吏明年四月萼還朝盡復所奪官仍參機務

庚寅

九年春三月皇后親蠶于北郊

都給事中夏言疏請皇后親蠶以為古者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蠶北郊禮本並行不宜偏廢帝召禮官詳考古制以聞大學士張璁等因請于安定門外建先蠶壇詹事霍韜以道遠爭之戶部亦言安定門外近西之地水源不通無浴蠶所皇城之內苑中有太液瓊島之水考唐制在苑中宋亦于宮中宜倣行之帝謂唐人因陋就安不可法禮部議龍鳳輦自元武門出衛軍五千人圍壇所五千人護行陳儀甚盛明年以北郊出入未便改築先農壇于西苑後罷不行

質實 此郊在安定門外之北西苑先蠶壇在仁壽宮側明史禮志先蠶壇方二丈六尺疊二級高二丈六寸四出陛東西北俱樹桑柘內設蠶宮令署採桑臺高一尺四寸方十倍三出陛鑾駕庫五間後蓋織堂牆圍方八十丈皇后親蠶儀蠶將生欽天監擇

吉已白以聞順天府具蠶母名數送北郊工部以鉤
箔筐架諸器物給蠶母順天府以蠶種及鉤筐一進
呈內官捧出還投之出元武右門置綵輿中鼓樂送
至蠶室蠶母受蠶種浴飼以侍命婦文四品武三品
以上俱陪祀擕一侍女執鉤筐皇后齋三日內執事
並司蠶六尚等女官及應入壇者齋一日先一日太
常寺具祝版祭物羊豕籩豆各六及黑帛送蠶宮令
是日分授執事女官日未明宿衛陳兵備女樂司設
監備儀仗及重翟車俱候元武門外將明內侍詣坤
寧宮奏請皇后服常服導引女官導皇后出宮門乘
肩輿至元武門內侍奏請降輿升重翟車兵衛儀仗
及女樂前導出北安門障以行帷至壇內壝東門內
侍奏請降車乘肩輿兵衛儀仗停東門內皇后入具
服殿易禮服出至壇司贊奏就位賓主內外命婦各
就拜位祭先蠶行三獻禮女官執事如儀迎神四拜
賜福胙二拜送神四拜凡拜跪興公主內外命婦皆

同禮畢皇后還具服殿更常服司賓引外命婦先詣採桑壇東陛下南北向尚儀奏請皇后詣採桑位東向公主以下位皇后位東亦南北向執鈎者跪進鈎執筐者跪奉筐受桑皇后採桑三條還至壇南儀門坐觀命婦採桑三公命婦採五條列侯九卿命婦採九條訖各授女侍司賓引內命婦一人詣蠶室尚功率執鈎筐者從尚功以桑授蠶母蠶母受桑縷切之以授內命婦內命食蠶灑一箔訖還尚儀奏禮畢皇后還坐具服殿司賓率蠶母等叩頭訖司贊唱班齊外命婦序立定尚儀致辭云親蠶既成禮當慶賀四拜畢賜宴命婦並賜蠶母酒食公主及內命婦于殿內外命婦文武二品以上于臺上三品以下于丹墀尚食進膳教坊司女樂奏樂宴畢公主以下各就班四拜禮畢皇后還宮導從如前四月蠶事告成行治繭禮選蠶婦中善繅絲及職者各一人卜日皇后出宮導從如常儀至織堂內命婦一人行三盆手禮

布于織婦以終其事蠶宮令送尚衣織染監局造祭服其祀先蠶止用樂不用舞樂女生冠服俱用黑䄷而行禮于内苑帝謂親耕無賀此安得賀第行叩頭禮女樂第供宴勿前導

夏四月前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卒

一清故與太監張永善至是永家奴許永曾盜庫金及歿永弟容多以饋一清求作墓誌諂法司推問張璁從主之坐一清受賕奪職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為孺子所賣疽發背卒遺疏言身被污衊死且不瞑帝令釋賍事不問後數年復故官久之贈太保謚文襄一清博學善推變尤曉暢邊事羽書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機宜晚為璁萼所軋不獲以恩禮終然其才一時無兩或比之姚崇云

五月作四郊

合祀天地起于鄭氏錯解帝嚳之文後世遂沿其誤實則禮經所載制度覆然嘉靖因夏言建議而分建兩郊洵能折衷于古霍韜不知考據乃以王莽偽書詆之抑知泰壇泰折見于禮記固不獨周官斷簡可憑韜説實為谫陋至于羣臣集議又復聚

帝既定明倫大典益覃思制作之事郊廟百神咸欲斟酌古法釐正稱章乃問大學士張璁書稱燔柴祭天又曰類於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形體主宰之異言也朱子謂祭之於壇謂之天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見有祭天之禮也況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亦非尊祭上帝南北分郊庶侔古制又日月照臨其功甚大歲一從祀義所不安當並建東西郊與南北郊而四璁以祖制既定不敢决帝鋭欲定郊制卜之奉先殿太祖前不吉乃問大學士翟鑾鑾具述因革以對復問禮部尚書李時時請少需日月博選儒臣議復古制帝復卜之太祖不吉議且寢會夏言請舉親蠶禮帝以古者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蠶北郊適與所議郊祀相表裏因令璁諭言陳郊議言乃上疏言國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並配諸壇之從祀舉行不於長至而於孟春俱不應古典宜

訟紛紜甚至中立依違漫無定見豈所以贊襄大典乎獨是王宮夜明視天地自宜從殺而亦並號四郊其稱名究為非典且既立太社太稷又因祭法王社之名別立帝社亦不免繁瀆不經嘉靖第知銳于改制而不為酌古今以觀會通亦未得謂之

令羣臣博考詩書禮經所載郊祀之文及漢宋諸儒之定論以及太祖國初分祀之舊制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禮科給事中王汝梅等詆言說非是帝切責之乃敕禮部令羣臣各陳所見且言汝梅等舉召誥中郊用二牛謂明言合祭天地夫用二牛者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謂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擬之夫婦同牢此等言論褻慢已甚又或謂郊為祀天社稷為祭地古無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祇猶言五方帝耳非皇帝祇也社之名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隨所在而祭之故禮有親地之說非謂祭社即方澤祭地也璁因錄上郊祀考議一冊時詹事霍韜深非郊議且言分祀之說惟見周禮莽賊偽書不足引據於是言復上疏曰周禮一書於祭祀為詳大宗伯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槱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貍沈疈辜之禮大司樂冬至日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至日澤中方

盡善也

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今議者既以大社為祭地則南郊自不當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為不可也合祭之說實自莽始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宋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郊賚之費每傾府藏故省約安簡便耳亦未嘗以分祭為非禮也今之議者往往以太祖之制為嫌為懼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定制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為可復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訓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録固太祖之著典為可遵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敬天法祖無二道也周禮一書朱子以為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何可誣以莽之偽為邪且合祭以后配帝實自莽始莽既偽為是書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為一說耶於是禮部集上羣臣所議郊禮奏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鋐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憲

及時未可為言者大學士張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為方丘者尚書李瓚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為非者尚書方獻夫等二百六人無可否者英國公張崙等一百九十八人臣等祇奉敕諭析衷衆論分祀之義合於古禮但壇壝一建工役浩繁禮屋祭曰帝夫既稱昊天上帝則當屋祭宜仍於大祀殿專祀上帝改山川壇為地壇以專祀皇地祇既無創建之勞行禮亦便帝復諭當遵皇祖舊制露祭於壇分南北郊以二至日行事言乃奏曰南郊合祀循襲已久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而陛下獨破千古之謬一旦舉行誠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已而命户禮工三部偕言等詣南郊相擇禮臣欲於具服殿少南為圜丘言復奏曰圜丘祀天宜即高敞以展對越之敬大祀殿享帝宜即清閟以盡昭事之誠二祭時義不同則壇殿相去亦宜有所區别乞於具服殿稍南為大祀殿而圜丘更移於前

體勢峻極可與大祀殿等制曰可於是分建圜丘方丘於南北郊以二至日祭建朝日夕月壇於東西郊以春秋分祭而天地分祀之制遂定時言以郊祀既正配位亦當更議乃上疏言太祖太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經古未能無疑臣謂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我太祖足當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我太宗足當之禮臣集議謂洪熙以來二祖配享百有餘年不宜一旦輕改帝降敕諭欲於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孟春祈穀奉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閣臣以二祖分配於義未協寢其議言再疏乞依前敕言章下禮部皆曰大祀殿乃太祖所創若不得侑享其中恐太宗未安請祀南北郊以太祖獨配大祀殿仍並配如故遂依擬行帝又議建雩壇於孟夏行大雩禮議太社太稷以句龍后稷配議祀帝社帝稷於西苑議祀高禖之神於皇城東雖皆命下禮官多以獨斷決之

質實 大雩明初凡水旱災傷及非常變異

或躬禱或露告於宫中或遣官祭告郊廟陵寢及社稷山川無常儀至是從夏言請建崇雩壇於圜丘壇外泰元門之東為制一成歲旱則禱奉太祖配帝社帝稷始名西苑土穀壇帝謂土穀壇亦社稷耳何以別於太社稷采帝耤之義改為帝社帝稷以上戊明日祭後改次戊次戊在望後則仍用上巳春告秋報為定制隆慶元年罷之高禖青州儒生李時颺請祠高禖以禱聖嗣禮官覆以聞帝曰高禖雖古禮今實難行遂寢其議已而定祀高禖禮設木臺於皇城東永安門北震方臺上奉皇天上帝南向騂犢蒼璧獻皇帝配西向牛羊豕各一高禖在壇下西向牲數如之禮三獻皇帝位壇下北向后妃位南數十丈外北向用帷壇下陳弓矢弓韣如后妃嬪之數祭畢女官導后妃嬪至高禖前跪取弓矢授后妃嬪后妃嬪受而納於弓韣王汝梅字濟元華陽人張裔英國公懋之孫

秋七月下兵部主事趙時春于獄

時畿內河南湖廣山東山西悉災歲大饑帝方詔羣臣修省而希旨者詭言祥瑞廷臣稱賀時春乃上疏曰陛下以災變求言已旬月大小臣工率浮詞面謾蓋自靈寶知縣言河清受賞都御史汪鋐繼進甘露今副都御史徐讚訓導范仲斌進瑞麥指揮張楫進嘉禾鋐及御史楊東又進鹽華禮部尚書李時再請表賀仲斌等不足道鋐讚司風紀時典三禮乃罔上欺君壞風傷政帝責其妄言且令獻讜言善策時春惶恐引咎未對帝趣之於是時春上言當今之務最大者有四最急者有三最大者曰崇治本君之喜怒賞罰所自出勿以逆心事為可怒則賞罰大公而天下治曰信號令無信一人之言必參諸公論毋狃一時之近必稽之永遠苟利十而害一則利不必興功百而費半則功不必舉如是而天下享安靜之福矣

曰廣延訪宜倣古人輪對及我朝宣名之制使大臣臺諫侍從各得敷納殿陛間羣吏則以其職事名問之曰勵廉恥大臣宜待以禮取大節畧小過臺諫言是者用之非者寛容之庶臣工自愛不敢不勵其最急者曰惜人才凡得罪諸臣其才不當棄其過或可原宜霈然發命名還故秩且因南郊禮成除謫戍之罪與之更始曰固邊圉敗軍之律宜嚴臨陣而退者裨將得以戮士卒大將得以戮裨將總制官得以戮大將則人心震悚而所向用命曰正治教請復古冠婚喪祭之禮絶醮祭禱祀之術凡佛老之徒有假引符籙依托經讖幻化黄白飛昇遐景以冐寵禄者即賜遣斥則正道修明而民志定帝覧之益怒下詔獄掠治黜質實趙時春字景仁平涼人徐瓚永康人楊東當塗人為民

冬十一月更定孔廟祀典尊孔子曰至聖先師

張璁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父顏路曾晳孔鯉乃顏曾子思之父三人配享廟庭紇及諸父從祀兩廡原聖賢之心豈安請於大成殿後别立室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晳孔鯉配之帝以為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牲用犢全用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謚號章服悉宜改正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編修徐階以為不可改帝怒謫階官乃御製正孔子祀典說宣付史館張璁因作正孔子廟祀典或問奏之帝以為議論詳正并令禮部集議御史黎貫等言太祖初正祀典天下嶽瀆諸神皆去其號惟先師孔子如故良有深意陛下疑孔子之祀上擬祀天之禮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雖擬諸天亦不為過自唐尊孔子為文宣王已用天子禮樂宋儒皆無異詞其辨孔子不當稱王者止元吳澄一人而已伏望博考羣言務求至當時貫疏中言其尊於天地亦莫尊於父師陛下敬天尊親不

應獨疑孔子王號為僭帝因大怒疑貫借此以斥其追尊皇考之非詆為奸惡不法司會訊褫其職給事中王汝梅等亦極言不宜去王號帝皆斥為謬論於是禮部會諸臣議人以聖人為至聖人以孔子為至宋真宗稱孔子為至聖其意已備今宜於孔子神位題至聖先師孔子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成殿為先師廟大成門為廟門其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邱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不復稱公侯伯遵太祖首定南京國子監規制製木為神主其塑像即令屏撤春秋祭祀遵國初舊制十籩十豆天下各學八籩八豆樂舞止六佾至從祀之賢不可不考其得失申黨即申棖釐未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罷祀林放蘧瑗盧植鄭衆鄭元服虔范甯各祀於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宜增入命悉如議

行行人辭佩議進陞九淵從祀帝亦從之於時兩廡從祀凡九十一人而敕天下學官別建啓聖公祠春秋祭祀與文廟同日遂為定制

質實

孔子塑像始唐開元八年明史禮志洪武時宋濂請去像設主禮儀樂章多所更定太祖不允張璁之改用木主蓋本濂說其去留從祀諸賢多用弘治元年程敏政張九功議按敏政疏云馬融初應鄧隲之召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於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雜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附會圖讖以至貴

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宴倡為清談所注易傳祖莊而范甯追究晋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注風角等書班之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謗不慙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為贓吏子為盜徒可為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簒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要人曰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所獲之讖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他如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其所行亦未

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
從祀則漢唐以來嘗預者尚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
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
鄭元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
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
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後矣乞加封爵與左邱明
等一體從祀至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
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
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多人文翁成都廟壁所
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
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
也今廟廷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
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
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賊而孔子稱瑗為夫子決非及
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朱子
集注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

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可考耳竊以為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旣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又唐儒王通宋儒胡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並祀學官最得禮意張九功則謂荀況馬融王弼揚雄皆所當黜禮官周洪謨等言揚雄已黜於洪武時餘皆有羽翼經傳之功宜仍舊從祀而止至是璁竟採其說以更定祀典其進歐陽修則以濮議故也叔梁紇本祀殿西璁謬謂兩廡以聳帝聽其建一廟雖當亦緣附會獻皇廟而行之也兩廡從祀九十一人先賢則澹臺滅明宓不齊原憲公冶長南宮适高柴漆雕開樊須司馬耕公西赤有若琴張申棖陳亢巫馬施梁鱣公晳哀商瞿冉孺顏辛伯虔曹卹冉季公孫龍漆雕哆秦商漆雕徒父顏高商澤壤駟赤任不齊石作蜀公良孺公

夏首公有定后處鄡單奚容蔵罕父黑顏祖榮祈秦祖左人郢句井疆郈國公祖句茲原亢縣成廉潔燕伋叔仲噲顏之僕邽巽樂欬公西輿如狄黑孔忠公西蔵步叔乘施之常秦非顏噲六十二人先儒則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孔安國毛萇董仲舒后蒼杜子春王通韓愈胡瑗周敦頤程顥歐陽修邵雍張載司馬光程頤楊時胡安國朱熹張栻陸九淵呂祖謙蔡沈真德秀許衡二十九人啓聖公祠中奉聖父叔梁紇題啓聖公孔氏神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從祀以程珦朱松蔡元定俱稱先儒某氏黎貫字一卿從化人薛侃字尚謙揭陽人

發明 自唐以後加孔子號為文宣王蓋亦不免史遷作世家之見張璁請更正祀典改稱至聖先師其議頗當乃黎貫輩狃於聞見猶引祖制相爭豈知孔子以布衣為萬世師欲尊孔子固不繫

唐宋郊祀推恩賚至鉅萬已為謬舉嘉靖方釐定典章正宜復古制以垂永久乃禮成而普行大赦復蹈矯誣妄濫之失且從此定為常例其縱弛又何可深言蓋是時嘉靖怠氣漸生親郊

王號之追崇璁以議禮見寵恣睢政府伐異黨同為世所詬病其人固不足取若更定孔廟祀典之議史冊具在又豈可以人廢言哉

始祀昊天上帝于南郊

禮成大赦天下

辛卯十年春正月祈穀于大祀殿

明初未行祈穀之典帝欲更定二祖分配禮因諸臣固請乃許於大祀殿祈穀奉二祖配至是始以上辛日舉行禮畢帝心終以為未當諭張璁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祖並配決不可法後世嗣後大報與祈穀但奉太祖配尋親製祝文更定儀注改用驚蟄節禮視大祀少殺帛減十之一不設從壇不燔柴著為

己成僨事遂不免粉飾誇張未幾而祈穀之典且移于大内以道流祈禳之所而上辛行事尤為簡瀆不經其于考禮之初衷又何大相刺謬乎

定典

更定廟祀遷德祖于祧廟

初太祖定廟祀孟春特享羣廟各南向三時祭於德祖廟序用昭穆後罷特享四孟歲暮俱以昭穆序北京既建廟制一如南京及憲宗升祔明德懿熙仁四祖太祖太宗及仁宣英三宗九室已備用禮官議祧懿祖孝武繼祔祧熙仁二祖獨德祖以始祖不祧每時享太祖位猶東向帝欲更定之乃先於九年春復行特享禮令祠官於殿內設帷幄如九廟位皆南向各奠獻如儀至是遂遷德祖主於祧廟奉太祖主於殿正中七宗以序進遷於是太祖始正南向位而德祖不復與時享矣

桂萼罷

譽初鋭意功名不恤物議性猜狠好排異已凌虐同官議禮議獄搆害不下數十百人及再召還氣懾不敢復放恣居位數月屢引疾帝輒優旨慰留至是得請歸未數月卒

三月罷四川鎮守太監

帝習見正德時宦寺之禍即位後御近侍甚嚴有罪撻之至死或陳尸示戒張鋭佐麥福黄錦輩雖由興邸舊人掌司禮監督東廠然皆謹飭不敢肆九年秋巡按御史毛鳳韶言雲南鎮守太監滋擾邊徼請勿設便報可及是四川撫按官劾鎮守太監滋逋貪肆復撤還已又從都給事中張潤身言罷鎮守之在浙閩湖廣兩廣及獨石萬全永寧者於時内臣之勢少殺云

質實

毛鳳韶麻城人

張潤身成安人

夏四月禘于太廟

帝既正太祖位向欲復古禘祭侍讀學士夏言獻禘議以為三代而下欲如虞夏之禘黄帝商周之禘帝嚳譜牒難考宜為虚位以祀庶曠典復行中允廖道南上言皇姓為顓頊之裔宜禘顓頊帝命廷臣集議咸謂稱虚位者泛無據據尊顓頊者世逺難稽廟制既定髙皇帝為始祖當禘徳祖帝卒從言議乃於太廟設虚位以禘皇初祖南向奉太祖配西向行禮如南郊儀定以丙辛歲一行

質實 廖道南字鳴吾蒲圻人

五月始祀皇地祇于方澤

六月雷震午門

閏六月前少傅武英殿大學士謝遷卒

年八十有三贈

太傅謚文正

秋七月遣侍郎葉相振陝西饑

發帑金三十萬命相往振之既而相有疾帝名大學士翟鑾尚書李時書于西苑問誰可代相者時曰劉天和可鑾曰徐瓚可帝曰唐龍何如皆頓首曰善乃改龍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制三邊俾理振事

質實 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 唐龍字虞佐蘭溪人

張孚敬罷

孚敬即璁以犯帝嫌名請改帝手書賜之夏言恃帝眷數以事訐孚敬孚敬銜之曰伎諜搆陷會行人薛侃建議請留親藩賢者以遵祖制畧言祖宗分封子弟必留一人京師司香有事居守或代行祭饗列聖

相承莫之或改至正德初逆瑾懷貳始令就封乞稽舊典擇其賢者居京師慎選正人輔導以待他日皇嗣之生此宗社大計屬穩定以示太常卿彭澤與侃及夏言皆同年生而澤素附孚敬知孚敬方欲傾言未得間因黙計帝方祈嗣侃所言觸帝諱必興大獄誣言同謀可禍也給侃槀示孚敬因報侃曰張公甚稱善此國家大事當從中贊之與為期趣之上孚敬乃先錄侃槀以進謂出於言請勿先發以待疏至帝許之侃猶豫澤頻趣之乃上帝果震怒下獄廷鞫究交通主使者拷掠備至侃獨自承累日獄不具澤挑使引言侃瞋目曰疏我自具趣我上者爾也爾謂張少傅許助之言何豫給事中孫應奎曹汴揖孚敬避孚敬怒應奎等疏聞詔並下言應奎汴詔獄命郭勛翟鑾及司禮中官會廷臣再鞫具得其實帝乃釋言等出孚敬密疏二示廷臣斥其攸罔命致仕侃為民澤戍大同澤在朝專為邪媚及敗天下快之質

實曹汴巴縣人

發明 張孚敬深忮夏言欲中傷之而未得間彭澤甘心鷹犬揣知薛侃所陳必逆帝怒遂錄其疏稿以示孚敬而外為給侃之辭內搆誣言之獄其為計亦巧矣夫孚敬說謀傾陷因屬老奸而澤之殺人媚人居心尤不可問及至廷鞫事露雖以部勵素黨孚敬命之覆訊亦不能為之曲庇追孚敬罷而澤戍大同則害人者適以自害小人險譎之技究何所施哉

八月升安陸州為承天府

光是尊崇禮定帝名獻皇帝陵曰顯陵錦衣百戶隨全等請遷顯陵北葬天壽山工部尚書趙璜力斥其謬席書亦再集廷臣議已之至是光祿寺廚役王福等復以為言而巡撫徐震奏於安陸建京師李時拯

言不可事乃寢遂改州為承天府設鍾祥縣為府治質實顯陵在易州西鍾祥劉宋置萇壽縣隋曰長壽明洪武初省入安陸州是年復制鍾祥縣今為安陸府治趙璜字廷實安福人

九月以禮部尚書李時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自孚敬萼與費宏楊一清相傾軋讙囂不已孚敬罷翟鑾獨秉政者兩月時入兩人皆遜順無齟齬政府稍寧

帝幸西苑

先是西苑宮殿成宴羣臣以落之及是帝御無逸殿名李時坐講無逸篇翟鑾講豳風七月詩武定侯郭勛及九卿翰林俱入侍講畢帝退御豳風亭賜宴質實無逸殿豳風亭李默遊西內記仁壽宮門

外西南數十步築神祇壇直東為帝社坊凡駕臨享特駐此坊東北為無逸殿殿南為豳風亭

以夏言為禮部尚書

時士大夫多惡張孚敬恃言抗之言既以開敏結主知又折節下士大得聲譽朝廷制作一決於言至閣臣李時翟鑾取充位而已

冬十一月召張孚敬復入閣

孚敬還朝夏言益用事孚敬亦不能專恣如曩時矣

十二月戊監察御史喻希禮石金于邊衛

時方修醮祈嗣希禮言陛下祈嗣禮成瑞雪遂降臣以為格和致祥不盡於此往者大赦今歲免刑臣民

盡沾恵澤獨議禮議獄得罪諸臣遠戍邊徼乞量移近地或特賜赦免和氣薰蒸前星自耀帝大怒曰謂朕罪諸臣致遲嗣續耶所司參議以聞議未上金亦言陛下一日萬幾經理勞瘁何若中涵太虛物來順應凡人才之用舍政事之數施始以九卿之詳度繼以內閣之咨謀其弗協於中者付諸臺諫之公論陛下恭默凝神挈其綱領使精神內藴根本統固則百斯男之慶自不期而至王守仁首平逆藩繼靖巨寇乃因疑謗泯其前勞大禮大獄諸臣久膺流竄困鬱既久物故已多望録守仁功寬諸臣罪則太和之氣塞宇宙間矣帝不悅曰金欲朕勿御萬幾即古奸臣導其君不親政之意其并察奏夏言等言二人無他腸帝益怒下二人詔獄而責言等陳狀伏罪乃宥之二人並謫戍邊衛

質實 喻希禮麻城人

壬辰 十一年春正月祈穀于圜丘命武定侯郭勛攝事

帝疾不能躬事乃命勳代給事中葉洪言祈穀大報祀名不同郊天一也祖宗無不親郊成化弘治間或有故寧展至三月蓋爲郊祀禮重不宜攝以人臣請俟聖躬痊改卜吉日行禮疏入不聽既而改行於大內之元極寶殿不設配位遂爲定制

質實 元極寶殿沈德符野獲編嘉靖十年於西苑隙地立帝社帝稷之壇蓋天子私社稷也此古史冊所未有自西苑肇興槩建元極殿爲拜天之所而君臣上下朝真醮斗幾三十年與帝社稷相終始葉洪餘姚人

夏四月復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世爵

遇春後封懷遠侯文忠後封臨淮侯愈後封定遠侯和後封靈璧侯於是開平岐陽寧河東甌四王復延世緒尋又封劉基九世孫瑜爲誠意伯

質實 按明史功臣表常遇春後爲八世孫元振李文忠後

為七世孫性鄧愈後為六世孫繼坤湯和後為六世孫紹宗

五月以前吏部尚書方獻夫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先是獻夫為吏部尚書羽林指揮劉永昌屢劾大臣獻夫請按治之毋令奸人以蜚語中善類帝不從獻夫遂求退帝亦不允頃之給事中薛甲言小人攻訐之風一開則下凌上替不知所止願存廉遠堂高之義章下吏部獻夫等議如甲言敕都察院嚴禁吏民不得譸張亂政并飭兩京給事中御史及天下撫按官論事先大體毋責小疵時帝方欲廣耳目周知百僚情僞得獻夫疏不懌報罷於是給事中饒秀劾甲阿附大臣緘羣臣口帝心善其言下吏部再議甲具疏自明帝惡其不俟部奏命削二官出之外部謂甲已處分不復更議帝責令置對停獻夫俸一月郎官倍之獻夫不自得兩疏引疾帝即報允然猶虛位以

侯既而有詔召還獻夫潛入西樵以疾固辭使命再至乃就道以故官入閣質實西樵山在廣州府南海縣西南薛甲江陰人饒秀閩始人

秋八月彗星見東井

芒長丈餘掃太微垣及角宿天門凡一百十有五日乃滅編修楊名應詔上言帝喜怒失中用舍不當語切直帝銜之而答旨稱其納忠令無隱名乃復言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鋐小人之尤也武定侯郭勛奸回險譎太常卿陳道瀛金鑽仁粗鄙酣淫數人者羣情皆曰不當用而陛下用之是偏於喜也諸臣建言觸忤者心實可原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才為請即荷嘉納而吏部不為題覆以虛文塞責夫此得罪諸臣羣情以為當宥而陛下不終宥是偏于怒也真人邵元節猥以末術過蒙采聽嘗令設醮

内府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至不肖之徒有昏
夜乞哀出其門者書之史册後世其將謂何凡此皆
聖心之少有所偏者故臣敢抒其狂愚疏入帝震怒
即執下詔獄拷訊鋐疏辨謂名乃楊廷和鄉人妄思
報復故攻及臣臣爲上簡用欲一振舉朝廷之法而
議者輒病臣操切且内閣大臣宰務和同植黨固位
沽名敢欺肆至此帝深入其言益怒命所司窮詰主
使名數瀕於死無所承言曾以疏草示同年生程文德
乃并文德下獄侍郎黃宗明等疏救之先後皆下獄
法司再擬名罪皆不當上指特詔謫戍邊衛時南京
御史馮恩亦上疏以張孚敬爲根本之彗汪鋐爲心
腹之彗方獻夫爲門庭之彗三彗不除庶政終不可
理帝得疏大怒逮下獄論死比朝審鋐當主筆東向
坐恩獨向闕跪鋐令卒拽之向已恩起立不屈因與
鋐互相詬詈夏言等解之乃止及出士民觀者如堵
皆嘆曰是御史非但口如鐵其膝其膽其骨皆鐵也

因稱四鐵御史恩子行可年十三號呼乞救無敢言者久之乃刲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請代父死詞極哀帝覽之惻然令法司再議恩遂遣戍雷州

質實　晉書天文志東方角二星為天闕其間天門也其內天庭故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也楊名字實卿遂寧人陳道瀛涞水人金瓚仁大興人鄒元飾貴溪人龍虎山上清宮道士程文德永康人馮恩字子仁松亭人子行可以孝行旌尋舉鄉薦

張孚敬罷

帝以星變心疑大臣擅政孚敬因求罷猶慰留之給事中趙良弼劾孚敬專横竊威福致奸星示異亟宜罷黜孚敬疏辨言良弼以濫舉京營官奪俸由臣擬旨挾私報復於是給事中秦鰲劾孚敬强辨飾奸言官論列輒文致其罪擬旨不家引以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權在其掌握帝是鰲言令孚敬自陳狀許之

致任李時請給廩隸教書質實魏良弼字師說新建人不許再請乃得馳傳歸質實秦鰲字子元崑山人

九月振陜西饑

時山西亦饑尋飭所司振之是年兩畿湖廣山東諸郡縣先後以災告者並令蠲其稅糧

冬十一月巡撫四川都御史宋滄獻白兔羣臣表賀

帝好交飾太平而慧星連月不滅雖循故事敕羣臣言時政然實不樂聞讜言楊名馮恩旣以疏語切直下獄南京副都御史萬鏜復應詔陳事勸帝黜虛文崇實政帝大怒黜為民滄乃希旨獻白兔說稱祥瑞帝喜羣臣表賀明年河南巡撫吳山又以白質實宋滄鹿獻自後諸瑞異踵至百僚表賀以為常

鉅野人萬鏜字仕鳴進賢人吳山吳縣人

癸巳十二年春正月張孚敬復入閣

帝復思孚敬遣鴻臚台還已而彗復見畢昴間孚敬乞避位不許

質實

晉書天文志畢八星主邊兵主弋獵七星天之耳也主西方主獄事昴畢間為天街

二月振雲南饑

是年遼東災亦命振之浙江河南諸府縣以災告者並免其稅糧

三月帝詣國子監行釋奠禮

既釋奠進諸生横經布講祭酒林文俊進講虞書益稷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顧卦皆賜之坐講畢帝諭諸

生曰治平之道備在六經諸生宜講求力行以資治化於是侍講廖道南獻臨雍崇教頌優詔褒答之質實林文俊字汝英莆田人馮汝驥字仲房綏德州人

秋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赦

以皇子生大赦天下惟大禮大獄得罪者及建言諸臣馮恩等皆不原質實明史諸王傳哀冲太子載基世宗第一子閻貴妃生生二月而殤

冬十月大同兵亂殺總兵官李瑾

小王子屯大同塞外瑾督役浚濠急役卒王福勝王保等數十人鼓譟焚殺瑾因焚巡撫潘倣署倣奏瑾

激變帝命劉源清同總兵郤永討之源清榜令解散而榜言五堡變處之過寬五堡遣孽大懼師次陽和儆與僉事孫允中督餉郎中詹榮等衆捕亂卒杖死十餘人繫賊首王保等七十餘人令允中詰源清所獻之請旋師源清懲昔胡瓚事不欲已以因屬御史蘇祐因妄言前總兵朱振失職首亂且多引無辜源清遣叅將趙綱入城大索賊黨遂訛言城且屠復夜譟殺千戶張欽會允中自源清所至諭源清意撫慰之始定振前為亂卒所擁實不反詰源清自明不能白發憤自殺永兵圍城欲盡得亂卒遣孽遂迎戰殺遊擊曹安等數十人官軍益攻城晝夜圍擊亂卒出前叅將黃鎮等於獄奉為帥死守儆與鎮國將軍俊櫍等登城止毋攻俊櫍出見永請緩兵皆不聽允中縋城出言將士妄殺狀源清叱曰汝為賊遊說耶欲因之允中不敢歸源清因多設邏卒遏王府及有司章疏而請益師五萬帝命侍郎錢如京都督江桓統

京軍八千以往已忽悟罷弗遣專責源清求討賊傚馳疏言將士妄殺激變速旋師亂可已源清亦詆傚媚賊張孚敬及廷議皆右源清侍郎顧鼎臣黃綰言用兵繆帝不能決城圍久大困毁王府及諸廨舍供爨兵部復下安撫令源清亦樹幟招降叛卒稍稍自投首惡黃鎮等亦分日出見乞通樵採路永許諾翌日採薪者出永悉執之城中益懼亂卒復叛勾韃靼為助永遇之大敗而遁判卒遂引韃靼十餘騎入城指代府曰以此為諾延居諾延者華言大人也城中人聞之皆巷哭尋韃靼攻東南二關叛卒與犄角官軍殊死戰互有殺傷韃靼知叛卒不足賴倒戈擊之大詬而歸是時韃靼游騎南掠至朔應源清請募九邊兵增總制官梁之已得一意攻城帝不許源清乃百道攻穴城為毒烟熏死者相藉復壅水灌之帝大不懌奪其職閒住以兵部侍郎張瓚代之瓚未至詹榮在城中密約都指揮紀振遊擊戴濂鎮撫王寧同

盟討賊察叛卒馬昇楊麟無逆志許宥其死俾自効昇麟遂結心腹擒首惡黃鎮等九人戮之時巡撫樊繼祖來代倣遂開城延繼祖入復捕斬二十六人亂乃定及瓚至麾兵退二舍鼓吹入城大集文武將吏置酒高會賞有功而還已又命黃綰至大同勘功罪有為亂卒通問饋粗者綰執戮之亂卒復相煽綰大集軍民曉以禍福罹害者陳牒綰佯不問而家以牒投給振官按里核實一日捕首惡數十人亂卒尚欽殺一家三人懼不免鳴金倡亂無應者遂就擒綰復圖形購首惡數人軍民乃不復虞詿誤還朝上疏極詆源清永給事中曾忭言寖濠亂源清有保障功當議八議之貸帝怒下忭等詔獄逮源清治之獄久不決綰憂去乃減死斥為民

質實

潘倣洛陽人孫允中合肥人詹榮字仁甫山海衛籍龍溪人蘇祐濮州人錢如京桐城人樊繼祖鄆城人張瓚字廷獻滄州人居京師曾忭泰和人代王明史諸王表代簡王

張延齡縱恣殺人罪固自取但嘉靖于昭聖太后不能無纖介猜嫌因欲釋憾于其兄弟賞乖孝事之誠張孚敬再四執持立言頗為得體但孚敬性稍忮刻又善逢迎何獨于延齡持正保全或自揣為衆論所不予欲藉此以沽名末路否則素與延齡

七世孫為昭王充燿嘉靖九年襲封鎮國將軍俊櫃昭王從父行也 諾延舊作那顏今改

下建昌侯張延齡于獄削昌國公張鶴齡

初正德時曰者曹祖告其子鼎為延齡奴與延齡謀不軌武宗下之獄將集羣臣廷鞫之祖仰藥死時頗以祖暴死疑延齡而獄無左證遂解指揮司聰者為延齡行錢負其五百金索之急遂與天文生董杲子至謀訐祖前所首事脅延齡賄延齡執聰幽殺之令聰子昇焚其屍而折所負券昇噤不敢言常憤詈至至慮事發乃撫聰前奏上之帝以昭聖皇太后遇其母蔣太后無加禮方銜張氏得至奏欲坐以謀逆族其家昭聖太后窘迫無所出欲為請帝謝不見使人請不許張孚敬言延齡守財虜耳何能反若坐謀逆恐傷皇太后心帝手敕曰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孝宗皇帝守高皇帝法卿慮傷伯母心豈不慮傷高孝

兄弟交通假公議以行私惠皆未可知耳

二廟心邪乎敬復奏曰陛下嗣位時用臣言稱伯母皇太后朝臣歸過陛下至今未已茲者大小臣工默無一言誠幸太后不得令終以重陛下過耳夫叛逆之罪獄成當坐族誅昭聖獨非張氏乎陛下何以處此法司逮延齡及諸奴雜治延齡嘗買沒官第宅造園池僭侈踰制又以私憾殺婢事并發覺坐違制殺人論死及明年秋盡慮囚帝又欲殺延齡乎敬復上言皇太后春秋高抑聞延齡死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以危語怵乎敬曰自古獾臣令主非一若今受死因令主矣當悔不從楊廷和事敬皇帝邪乎敬仍力爭以故終昭聖太后世得長繫鶴齡以延齡故削爵謫南京指揮

甲午 十三年春正月廢皇后張氏立妃方氏為皇后

先是帝仿古禮為九嬪之選方后冊名德嬪與鄭氏王氏閻氏韋氏沈氏盧氏沈氏杜氏同受冊帝以其

行禮敬且升降有儀度悅之至是張后廢遂立爲后而封沈氏爲宸妃閻氏爲麗妃副之舊制立后祗謁奉先殿帝謂天子立三宮以承宗廟禮經有廟見之文何以不謁廟下翰林禮部議僉謂謁廟是及期命武定侯郭勛爲正使大學士張孚敬爲副使持節册立帝率后謁太廟及世廟越三日頒詔天下明日受命婦賀

命婦質實皇后方氏江寧人朝安平侯方銳女

夏四月削給事中張選籍

時帝久不親祀事時享皆遣郭勛攝選上言宗廟之祭惟誠與敬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傳曰神不歆非類孟春廟享遣官暫攝中外臣心知非得已茲孟夏祫享倘更不親行則迹涉怠玩如或聖體初夏未任趨蹌宜明詔禮官先期告廟陛下亦宜靜處齋宮以通神貺帝大怒下之禮部尚書夏言等言代祭之

文載之周官語曰子之所慎齋戰疾疾當慎無異於祭選言非是但小臣無知惟陛下曲赦帝愈怒責言等黨比命執選闕下杖杖八十帝出御文華殿聽之每一人行杖畢輒以數報杖折者三曳出已死帝怒猶未釋是夕不入大內遶殿走製祭祀記一篇一夕録成明旦分賜百官選出家人投良劑得甦帝竟削選籍

質實 張選字舜舉無錫人

方獻夫罷

獻夫好飾恬退名而屢爲言官所劾中恧雖執大政氣厭厭不振又以帝恩威不測居職二載三疏引疾帝優詔許之初獻夫緑議禮進以司馬光與王莽同論爲人所痛詆及與璁蕚共事持論頗平恕以此人不甚惡之家居十年卒

六月南京太廟災

帝方欲更營太廟命夏言等相度規制會南京太廟災禮官請重建帝名言與羣臣集議言等言國有二廟始於漢惠寢非禮制子孫之身乃祖宗所依聖子神孫既親奉祀事於此則祖宗神靈自當陟降於此況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遽罹回祿殆皇天列祖啓佑默相不可不靈承也今日正當專定廟議一以北北為根本南京原有奉先殿其朝夕香火宜合併供奉如常太廟遺址可做古壇墠遺意高築牆垣謹司啓閉以致尊嚴之意從之時帝雖循故事因廟災求直言然實喜言等緣飾之詞以災為幸而南京兵部主事劉世龍竟應陳三事一杜諂諛以正風俗天下風俗之不正由於人心之壞患得患失使然也今天下刻薄相尚變詐相高諂媚相師阿比相倚仕者日壞於上學者日壞於下彼倡此和靡然成

風惟陛下赫然矯正勿以說隨阿比者為賢勿以正
直骨鯁者為不肖勿以私好有所賞勿以私惡有所
罰虛心以防邪佞謙受以來忠讜更敕大小臣工協
恭圖治無權勢相軋朋黨相傾則風俗正矣二廣容
納以開言路陛下臨御之初犯顏敢諫之臣比先朝
為威所言或傷於激切而放逐既久悔悟日深當宥
其既往以次錄用死者則恤之仍令大小臣工直言
時政以作忠義之氣三慎舉動以存大體立國者在
敬大臣不遺故舊蓋任之既重則禮之宜優今或忽
然去之忽然名之甚至嬰三木被縲紲何以勵臣節
哉臣愚以為陛下歷試之餘其人果無足取則黜退
之可矣如素行無缺偶以一時喜怒輒從而顛倒之
陛下固付之無心而天下有以窺陛下也至如張延
齡憑寵為非法難容假側聞長老之言孝宗時待之
過厚遂釀今日之禍顧區區腐鼠何足深惜獨念孝
廟在天之靈太皇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自庇其

骨肉於情忍乎恐陛下孝養兩宮亦不能不為一動心也項者興作頻仍四方凋敝正時紐舉贏之會而南京太廟被災工役之急當無過此其他可緩者宜暫賜停罷比皆應天以實之道也疏入帝震怒謂世龍訕上庇逆械繫至京下詔獄拷掠獄具復廷杖八十斥為民

質實 劉世龍字元卿慈谿人

乙未 十四年春正月罷督理倉場中官

初孫交為戶部尚書以監督倉場中官為數太多請盡去之并臨清淮徐諸倉一切勿遣帝罷撤其半餘仍如故至是監督中官王奉季慎互以奸贓訐奏下法司按問給事中管懷理因言倉場錢穀皆戶部事今叅用內官惟肆貪饕於國計無補請悉撤回從之

質實 管懷理臨邑人

莊肅皇后夏氏崩

禮臣上喪儀帝曰嫂叔無服且兩宮在上朕當服青臣民如母后禮夏言曰皇上以嫂叔絕服則羣臣不敢素服見皇上請暫罷朝參許之尋議謚張孚敬曰大行皇后上嫂也與累朝元后異宜用二字或四字李時曰宜用八左都御史王廷相吏部侍郎霍韜等曰均帝后也何殊言集衆議因奏曰古人尚質謚法簡稱其行後人增加臣子情也生今世宜行今制大行皇后宜如列聖元后謚二四及八於禮無據帝不從命再議羣臣請如孚敬言帝曰用六合陰數焉於是上謚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既而帝覺孚敬言非是敕曰孝靜皇后謚不倫不稱配武帝乃改謚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二月作九廟

初洪武八年改建太廟為同堂異室之制成祖遷都建廟如南京及帝更定廟祀銳意復古諭閣臣曰宗

廟之制父子凡弟同處一堂於禮非宜太宗以下宜
皆立專廟南向尚書夏言奏太廟兩傍隙地無幾宗
廟重事始謀宜慎未報中允廖道南言太宗以下宜
各建特廟於兩廡之地有都宮以統廟不必各為門
垣有夾室以藏主不必更為寢廟第使列聖各得全
其尊皇上躬行禮於太祖之廟餘遣親臣代獻如古
諸侯助祭之禮帝悅命會議言等言太廟地勢有限
恐不能容若小其規模又不合古禮且使各廟既成
陛下徧歷羣廟非獨筋力不逮日力亦有不給古者
宗伯代后獻之文謂在一廟中代后亞獻未聞以一
人而代主一廟之祭者也且古諸侯多同姓之臣今
陪祀執事者可擬古諸侯之助祭者乎先臣邱濬謂
宜間日祭一廟歷十四日而遍此蓋無所處而強為
之說耳若以九廟一堂嫌於混同請以木為黃屋如
廟廷之制依廟數設之又設帷幄於其中庶得以展
尊尊之敬議上亦不報時十年冬十一月也十一年

春復命禮官會廷臣規度九廟之制議上未及行遂
南京太廟既災遂趣營新廟諸臣議於太廟南左為
三昭廟與文祖世室而四右為三穆廟虚其上以待
有功德之宗羣廟各深十六丈有奇而世室殿寢稍
崇縱横深廣與羣廟等列廟總門與太廟戟門相
並列廟後垣與太廟祧廟後牆相並具圖進帝以世
室尚當隆興令再議言等請增拓世室前殿視羣廟
崇四尺有奇深廣半之寢殿視羣廟崇二尺有奇深
廣如之報可既又諭閣臣曰今擬建文祖廟為世室
則皇考世廟字當避張孚敬言世廟著明倫大典須
詔四方不可改文世室宜稱太宗廟其餘羣廟不用
宗字用本廟號他日遞遷更牌額可也從之至是盡
撤故廟改建之諸廟各為都宫廟各有殿有寢太祖
廟寢後有祧廟奉祧主藏焉太廟門殿皆南向羣廟
門東西向內門殿寢皆南向明年十二月新廟成乃
奉安德懿熙仁四祖神主于祧廟太祖神主于太廟

太宗以下神主列於羣廟
廷臣稱賀遂詔赦天下

三月葬孝靜皇后

祔葬於
康陵

遼東軍亂囚巡撫副都御史呂經

故事遼東諸衛所每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給牧地五十畝經損餘丁之二編入均傜冊盡收牧地還官衆已怨之至是經巡遼陽撤將吏增築邊牆將吏承經意督役嚴急諸軍大譟羣擁詣經乞罷工及免牧地租都指揮劉尚德叱之不退經怒呼左右榜訴者衆益閧争起毆尚德及指揮李鉞經倉皇踰垣走匿亂卒遂毀府門火均傜冊鳴鐘鼓糾衆驅逐人授之械刃盡閉諸城門出故遊擊將軍高大恩於獄欲擁

以為主捜得經畫梨其衣冠幽之都司署時按察御史曾銑按全遼聞變急檄副總兵李鐵撫諭亂卒凡經所捐置衆不便者悉罷之亂卒稍稍就約束城門始開高大恩自投于獄銑亦馳至遼陽分部諸亂卒令就伍劾尚德等希經指激變而為亂卒乞原下都察院議都御史王廷相言往年大同叛卒戕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輒為請赦卷一時苟且之計今遼陽復抗軍令辱大臣竟置亂卒不問而盡劾諸將吏以娛之恐士氣益驕無以懲後詔下兵部再議皆是銑言乃名經還朝以韓邦奇代之經既得報還入廣寧治裝都指揮袁璘者素諂事經悍卒于璺兒因聲言璘將魁諸軍草價為經飭裝具復相煽作亂出獄囚因有張孝兒者先以積怨為經摘發尤恨經卒衆持挺突入署執經數之毀膚拔髮裸而置之獄讙大譟公署劫軍器庫分其黨為四部鳴鐘鼓竟日夜尋又反接經璘揭白幟標其姓名環遊城市孝兒且行且

批其煩窘辱備至仍繫之獄會督餉郎中李欽吳發
帑給衆又會鎮守太監王純總兵劉淮疏劾經璘罪
乞逮治於是禮部侍郎黃宗明言前遼陽之變固生
於有激近重賦苛徭悉已釐正蕢然而起又誰激之
法不宜復赦請令新撫臣韓邦奇勒兵壓境揚聲討罪
取其首惡用振國威帝不聽竟從純淮請逮官校逮
經璘止邦奇毋行以山西巡撫都御史任洛撫遼東
而以邦奇代洛兵部尋遣大臣往勘帝命工部侍郎
林庭㭿兼僉都御史以行是時撫順卒王經等亦突
入指揮劉雄署掠其囊篋縛雄父子置諸空館閉城
鍾鼓一如變兒等所為而官校逮經者至廣寧諸亂
卒疑其詐曰是偽為錦衣以脫經也並置諸獄總鎮
官諭以禍福乃出官校以經付之銑具以其事聞然
官校被繫事疏中未之及也詔下庭㭿并勘大理寺
丞林希元見朝廷專務姑息且知銑奏不盡實乃抗
疏曰自大同之變處之過寬故諸悍卒咸有輕侮心

一有觸發則攘臂而起夫都御史天子重臣膚隸下卒敢執縛囚辱之是無朝廷也近聞所遣官校亦被囚繫狂悖視大同尤甚本兵大臣因循不振致叛卒益無忌憚朝廷威令不行此不忠之大者也疏入上責希元妄言既而錦衣衛對狀亦諱言囚繫遂降希元外任然遼東亂卒雖得原闕庭㭿凡至將捕首惡趙剸兒者實倡亂遂自懼潛請廣寧與欒兒合謀為逆劉淮偵知之不得遠逞復結死囚王景等欲俟庭㭿至閉城門舉兵反而銑已判得二城及撫順為惡者姓名密授諸將剸兒等數十人同日捕獲銑以聞乃召還庭㭿命銑勘實悉斬諸首惡懸首遼城全遼大定擢銑大理寺丞經謫戍

質實

金復蓋金州復州並注見前撫順千戶所明洪武二十一年置隸瀋陽中衛今廢地在承德縣東北曾銑字重江江都人李欽吳東安人任洛鈞州人林庭㭿字和瞻閩縣人

發明嘉靖改元以來纔十有四年邊卒之亂疊告朝廷屢爲曲赦而效尤者屢起姑息之不可以靖亂明矣會銑撫之就伍不過一時權宜之策乃劾尚德等而置亂卒于不問猶是前此撫臣請赦之見何兵部竟是其言而不從王廷相之議乎迨經入廣寧治裴踏軍復閧然以起黃宗明謂不宜再赦請令新撫臣勒兵壓境討罪申威庶猾知所警惕而嘉靖反曲從純淮之奏遂治經璘是適以長奸人之智而勸以效尤也撫順之變所有來矣若林希元抗疏上言持論甚正而以妄言降謫則是廟堂之上意在模稜了事又何怪乎曾銑之奏不以實哉

夏四月張孚敬罷

孚敬有病帝遣中官賜尊牢而與李時言峒及其執拗且不惜人材以叢怨孚敬聞之念前此三黜皆爲

帝所簿遂屢疏乞骸骨許之明年復遣官視疾趣入朝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

召費宏復入閣

帝與李時言今內閣乏人復取費宏來何如時稱善乃遣中官賫詔召宏既還朝眷遇特厚數有咨問宏亦竭誠無隱承璁萼操切之後易以寬和朝士皆慕樂之

秋八月詔九卿會推巡撫官

帝懲遼東之變敕慎簡撫臣費宏請會九卿推舉如京堂例從之

發明 國家推用人材固不能不資廷訪然會推流弊無窮總不及朝廷簡用之公當況欲加之重任則必當驗其政績槐所敷陳深信不疑而後可委以封疆之責奈何托名推舉竟使九卿實擅

其權耶厥後嚴嵩當國部寺大僚莫不承其頤指轉相推引于是直省巡撫如孟淮張雨之徒出嵩門下者汎汎皆是則植黨營私之漸未必非此詔有以開之耳

冬十月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卒

帝深嗟悼賻卹有加贈太保謚文憲　宏恭慎識抑明習國家故事持重得大體三入政府以功名終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一

兵車雖古制亦不過施于平原彼此伎倆相等者耳後世地利不同用之即難取效房琯陳濤之敗已事可徵至宋而李綱宗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二

起丙申明世宗嘉靖十五年盡癸卯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凡八年

丙申十五年春正月以劉天和為兵部左侍郎總制三邊

先是濟農居套中西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用牛皮為渾脱渡入山後諸違亦自豐州入套相率為邊患總制唐龍用總兵官王效梁震數敗敵然蹂躪迄無寧歲及是召龍入為刑部尚書以天和為兵部左侍郎總制陜西三邊軍務天和赴鎮修戰具飭邊備築墻城堡時兵車皆雙輪用二十人遇險即困又行遲不適於用天和倣前總兵秦紘隻輪車上置嚴槍弩戟前樹猛獸牌左右虎盾連二車載三四十人

澤間一議行卒未收其實用況負騎人挽運用鈍遲欲以此陞銳術堅殆如兒戲劉天和特為變通良法輒用以練習邊兵不知一車之上而弩戟牌盾錯置雜陜勢必難運難勝所謂適用者安在況邊隅攻戰全在精騎推鋒豈可轉以連車礙其馳驟

一人輓之推且翼若各二人戰則護將士其中敵遠則施大砲稍近發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敵敗則騎兵追復製隨兵小帳令士不露宿又毒弩矢修邊牆濠塹以為禦敵之備濟農十萬衆屯賀蘭山復遣別部寇涼州副將王輔逐套具蠢寇莊浪總兵官姜奭屢敗之進天和右都御史寇復大集兵將入犯天和策寇瞰西有備必東寇徼延綏副將白爵霄行與參將吳瑛合寇果東至黑河墩遇伏大創而去既又入蒺藜川爵尾擊之寇多死尋又為爵瑛所敗具分犯寧夏者亦為王效所破捷聞進天和左都御史已而濟農犯河西天和復禦卻之進天和兵部尚書

質實 黑河即古黑水在榆林府北晉書載記赫連勃於黑水之南營都城即此蒺藜川在陝西榆林府葭州北三十里王效延綏人梁震新野人

書生迂拙之見真不值一哂耳

二月振湖廣災

發湖廣省事例銀兩及預備倉銀穀相兼振濟

三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詣天壽山謁陵

免昌平今年稅糧三之二賜高年粟帛帝至沙河見居民蕭條顧謂大學士李時等曰七陵在此宜加守護時對曰昔邱濬建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為南昌平為北薊州保定為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今若於昌平增一總兵可南衛京師北護陵寢帝乃下廷臣勘議於沙河築鞏華城為置戍焉

鞏華城在昌平州東南二十里地本名沙河店今有同知及都司駐此

夏五月燬禁中佛殿

禁中大善佛殿元時所造藏金銀諸佛像及器物至是悉命燬之金銀佛像凡一百六十九座金銀函物凡萬三千餘斤以其地置太后宮

冬十月地震

京師及順天永平保定所屬州縣萬全都司各衛所地震有聲如雷詔修省

更定世廟為獻皇帝廟

先是帝諭禮部尚書夏言曰前以皇考廟比世室之義名曰世廟今分建宗廟惟太宗世祭不遷而世之一字來世或用加宗號今加於考廟又不得世宗之稱徒擁虛名不如別議可會議以聞言等議未上帝復諭曰皇考廟名如題曰獻皇帝廟庶别宗稱且見推尊之意於是言等議廟以諡名既合周典又與列

聖廟號同符請勑所司擇
言題額宣付史館從之

十一月設宣大總督

時宣大延寧皆有警以御史徐九皐胡鰲言設宣大
總制官更名爲總督陝西三邊總制亦更名總督

質實 徐九皐餘姚人 胡鰲沅陵人

十二月以道士邵元節爲禮部尚書

元節自嘉靖三年召入京師於便殿大加寵信俾專
司禱祠封眞人總領道教班二品贈其父太常丞並
官其孫及曾孫至是以皇儲疊生
嘉其禱祠功拜尚書賜一品服

發明 皇嗣疊生何與祈禳乃歸功元節數晉階品
遂寧秩宗夫寅清贊治典重明禋宜黃冠羽

流所得厠乎其列無論若輩得志清假而干政營私乃勢所必至即儼然居尚書位復一品服更成何政體宋徽宗時林靈素有敕賜通真達靈之號綱目猶且書之視此為何如耶

閏月以禮部尚書夏言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言既以開敏結帝知又折節下士以是甚得公卿間聲譽帝制作禮樂多言為尚書時所議帝敏作詩輒賜言悉酬和勒石以進帝益喜奏對應制倚待立辦數召見諮政事善窺帝旨有所附會張孚敬方獻夫在政府知帝眷言厚亦不敢與較言由是氣遂驕言與南京禮部尚書霍韜以事相攻訐韜竟不勝郎中張雲孝李遂與小忤即奏謫之皇子生帝賜言甚渥初加太子太保進少保兼太子太傅至是遂入參機務言入閣李時雖為首輔政多自言出焉

質實 張元孝汝陽人 李遂豐城人

丁酉十六年春正月詔右都御史毛伯温討安南

先是正徳中安南社堂燒香官陳暠詭稱前王陳氏後殺國王黎睭而自立睭臣莫登庸初附暠後於黎氏大臣阮宏裕等起兵討暠暠敗走死立睭兄子譓為王登庸握兵柄潛蓄異志黎氏舊臣鄭綏以譓徒擁虛位別立其族子酉榜登庸破綏擒殺酉榜益恃功驕恣旋逐譓譓奔清華登庸立庶弟應已復殺應篡其位不通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以皇子生當頒詔安南禮官夏言言黎譓黎應均非黎睭應立之嫡莫登庸陳暠俱彼國簒逆之臣宜暫停使命而遣官按問求罪人主名帝以安南叛逆昭然命言會兵部議征討戸部侍郎唐冑上疏力陳用兵七不可下兵部議會黎譓卒子寧遣使告難迄興問罪師夏言等請剋期徂征詔起伯温于家命參軍務以都督僉事江桓牛桓督軍討之兵部侍郎潘珍言安南不足置

郡縣其叛服無與中國用兵無計廣東巡按御史余光亦言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不足深校但當罪其不庭貢以稱臣修貢不必遠征以疲中國帝怒褫珍職奪光俸已而伯溫至京奏上方畧而帝意忽中變命暫緩師會雲南巡撫汪文盛招納黎民舊臣得其進兵地圖并獲登庸間諜及所撰偽大誥上之命仍遵前詔征討至明年春文盛復以登庸降表至請宥罪許貢下廷議僉言不可許乃趣伯溫啟行制甫下兩廣總督侍郎張經以用兵方畧上且言須兵三十萬餉百六十萬石欽州知州林希元則極言登庸易取狀請即日出師兵部尚書張瓚不敢決復請廷議議上無成策帝不懌譏瓚師復止初帝以用兵事重本無必討意特欲威服之故命下而罷者再至十八年登庸屢表乞降意亦不欲因撫之再下廷臣議勦撫之宜瓚及廷臣請仍命伯溫南征如登庸束手歸命無異心則待以不死從之

質實

毛伯溫字

吉厲吉水人陳暠安南前後有兩陳暠一在宣德時黎利偽奉以降一即此黎晭一名灐自黎利後九傳而至晭多行不義遂及於難唐胄字平侯瓊山人時上疏曰今日之事若欲其修貢而已兵不必用官亦無容遣若欲討之則有不可者七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也太宗既滅黎季犛求陳氏後不得始郡縣之後兵連不解仁廟每以為恨章皇帝成先志棄而不守今日當率循二也外國分爭中國之福安南自五代至元更八姓迭興迭廢而嶺南外警遂希今分爭正不當問柰何殃赤子以威小醜割心腹以補四肢無益有害三也若謂中國近境宜乘亂取之臣考馬援南征深歷浪泊士卒死亡幾半所立銅柱為漢極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雖嘗平之然屢服屢叛中國士馬物故者以數十萬計竭二十餘年之財力僅得數十郡縣之虛名而止況又有征之不克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朝故事耳此可為殷鑒四也

外邦入貢乃彼之利一則奉正朔以威其鄰一則通貿易以足其國故今雖兵亂尚絫絫奉表獻其方物欵闗求入守臣以姓名不符却之是彼欲貢不得非抗不貢也以此責詞不順五也興師則需餉今四川有採木之役貴州有凱口之師而兩廣積儲數十萬萬率耗於田州岑猛之役又大工頻興所在軍儲悉輸將作興師數十萬何以給之六也然臣所憂又不止此唐之衰也自明皇南詔之役宋之衰也自神宗伐遼之役今北敵強據我河套邊卒屢叛毀我藩籬北顧方殷更啟南征之議脫有不測誰任其咎七也錦衣武人闇於大體儻稍枉是非之實致彼不服反足損威即今按問得情代之不可不代不可進退無據何以為謀且今嚴兵待發之詔初下而征求騷擾之害已形是憂不在外而在邦域中請停遣勘官罷一切征調疏入下兵部議請從之詔待勘官還更議

珍字玉卿婺源人余光江寧人汪文盛字希周崇陽

人張經字廷彝俟官人初冒蔡姓久之乃復

夏五月雷震謹身殿

雷震謹身殿鴟吻帝諭輔臣曰修省之宜如何於是禮部奏言謹身殿即古露寢天子肅容之所也上天示變於此為戒甚明請求刑政之所以失者而改之以為消弭之實詔修省如例

秋八月遣官振湖廣災民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顧鼎臣言今歲夏秋多雨京城內外房舍傾圯軍民多壓死者又聞南北直隸山東河南陝西江浙各被水災而湖廣尤甚衝沒城邑人多漂溺幸而存者家産蕩盡勢必聚而為盜請敕行優恤湖廣災沴重大仍宜遣大臣偏祀山川循行郡縣振救安戢分遣有司掩骼埋胔詔從之尋詔順

天府亦命有司振濟至是年冬巡撫順天都御史党以平等言順天永平二府災重乞動太倉銀二萬兩及通倉米二萬石振濟戶部議如所請從之

質實　党以平鈞州人

冬十一月故昌國公張鶴齡下獄死

奸人班期于雲鶴告張延齡兄弟挾左道咒詛逮鶴齡下詔獄太后衣蔽襦席槀為請不得鶴齡瘐死獄中

戊戌　十七年夏四月振京城內外饑民

六月詔議明堂大饗禮下戶部侍郎唐胄于獄

初獻皇帝廟止祭時祀不祀太廟至是前揚州府同知豐坊上言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宜建

明堂尊皇考為宗以配上天又天下郡邑宜各立明堂歲時祝拜君上以尊朝廷勿寄位釋宫褻體統下禮部議尚書嚴嵩上言諸儒論禮不一臣惟明堂圜丘皆以事天地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正應古之方位明堂秋饗之禮即此可行不必更進至于侑饗之禮傳以為萬物成形於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迨唐宋諸君莫不皆然主親親也至于錢公輔司馬光孫抃程朱諸賢所論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帝揆以嚴父之旨以皇考而不得配陛下膚有弗寧矣至于稱宗之禮則未有稱宗而不附太廟者臣不敢妄奏惟聖明裁擇帝以示夏言言不敢議帝曰明堂秋饗宜於奉天殿行之其配享皇考稱宗不為過情何在為不宜也復命集議户部侍郎唐胄疏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於周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嚴父莫大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説

者謂周公有聖人德制作禮樂而文王適為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後為孝即周公歸政之後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也及康繼成亦未聞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後世祀明堂皆以配天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故有問於宋儒朱熹者曰周公之後當以文王配耶當以時王之父配耶熹曰祇當以文王為配又問繼周者如何熹曰祇以有功之祖配之後來第為嚴父說所惑耳由此觀之明堂之配不專於父明矣皇上嗣統之初廷臣執為人後之說於是力正大倫惟張孚敬席書衍諸臣及何淵有建廟之議陛下嘉答之臣亦云朕奉天法祖豈敢有干太廟今日乃惑於豐坊之說乎臣謂明堂之禮誠不可廢惟當奉太宗配於禮為宜若獻皇帝得聖人為之子不得稱宗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上

大怒下胄錦衣獄黜為民尚書嵩乃上言考秋饗成物之㫖嚴父配天之文皇考侑饗允合周道帝嘉納之

質實豐坊字存禮鄞人學士熙之子性狂誕熙既卒家居貧乏思效張桂等以片言取通顯待命久之無所進擢歸家悒悒以死人咸惡其畔父云

秋七月開河南雲南銀礦

命開採雲南大理等府河南宜陽等縣礦銀之

質實宜陽漢縣後魏置宜陽郡金復改宜陽縣今因

八月以禮部尚書顧鼎臣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時李時為首輔夏言次之鼎臣又次之而言倚帝眷專甚鼎臣素柔媚不敢與抗惟充位而已

九月尊獻皇帝廟號曰睿宗祔於太廟

先是帝命議稱宗祔廟之禮集文武大臣於東閣嚴嵩與羣臣議沮之帝大不悅著明堂或問難嵩嵩惶恐盡改前說條畫禮樂甚備且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故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宋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前事可據今皇考與孝宗當同一廟奏上羣臣無敢異議至是帝諭禮臣曰文皇帝與高帝同創大業宜同稱祖號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躬宜薦宗稱乃改太宗廟號為成祖尊獻皇帝廟號為睿宗遂附睿宗主祔太廟躋武宗上復配享上帝於元極寶殿至隆慶初禮科給事中王治上言獻皇帝雖貴為天子之父實未嘗南臨天下而今乃與諸宗並列雖覲為武宗之叔父然嘗北面事武宗而今乃設位於武宗之右揆之古典終為未合故先帝於獻皇帝祔廟之後世廟之享猶不忘設是先帝之心亦有

不自安者臣以爲獻皇帝祔太廟千萬歲後不免遞遷若專祀世廟則億世不改矣乞下廷臣議至求當以安獻皇帝之靈

章下所司格不行 賀寳王治忻州人

發明 春秋書躋僖公左氏曰逆祀也胡氏傳中之曰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二傳詞異而義同以臣躋君大逆之道也然僖嘗君臨魯邦矣若嘉靖以藩封繼統而本生考追號稱宗祔于太廟躋諸武宗之右則是以藩臣而加于天子之上悖亂不經又豈僅左氏所稱逆祀而已乎嵩煬明堂問難之威阿諛附會以成其謬徒使王治空言於隆慶之初吁亦可慨矣

冬十一月上皇天上帝大號

先是嚴嵩奏慶雲見請受羣臣朝賀又爲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上之帝悅命附史館至是帝以獻皇帝

既稱宗配帝乃躬詣南郊上皇天上帝大號恭進册
表禮成還詣太廟加上高皇帝高皇后尊號是日皇
后助行亞獻禮文
武官命婦陪祀

發明 易傳曰帝者天之主宰蓋其尊不可以名號
求也自宋徽宗政和六年上玉帝徽號説者
譏其不經何嘉靖復蹈其轍哉且天即理也人君
苟勵精出治憲天勤民則精誠上格何假崇飾徽
稱而嘉靖不務實政惟事虛無此崇號之舉徒
以供其青詞焚拜之為而非敬天之實意也

振武昌災

戶部言湖廣武昌府屬災傷請將京庫折銀停徵而
以本年京庫折米銀及太和山香錢荆州抽分料銀
倉庫銀穀相
兼振濟從之

十二月章聖皇太后蔣氏崩

謚曰慈孝皇后先是帝營壽陵於太峪山及是太后崩將奉獻皇帝改葬焉命駙馬都尉崔元尚書張瓚等為奉迎禮儀使已帝親詣大峪相視復令議奉太后南詣合葬嚴嵩等言靈駕北來慈宮南詣共一舉耳如初議便帝意終未決因止元等毋行而令指揮趙俊南往啟視幽宮于是親幸承天之議起

賢大峪山在昌平州西北

李時卒

自張孚敬謝政後時遂獨相性素寬平比居首揆益鎮以安靜雖無大匡救而議論恒本忠厚會夏言入輔時不與抗每事推讓言言亦安之帝待時不如孚敬言然頗少責辱恩禮亦始終不替及是卒贈太傅

諡文康

己亥十八年春二月立子載壡為皇太子封載垕為裕王載圳為景王

質實載壡帝第二子載垕帝第三子即穆宗載圳帝第四子後之藩安陸

振遼東饑

遼東饑戶部請以本鎮採買銀一萬二千二百餘兩及舊振餘銀一萬六千三百餘兩振之報可并詔東遼等衛官賜給衣服洛折銀有差

起翟鑾為兵部尚書行邊

翟鑾始藉中官延譽驟得輔政繼謀復召交結閣臣其非端人明矣夏言自命抗直何亦瞻徇私情共相援引可見當時朋黨之局牢不可破言尚不免嵩臣庸庸之輩夫復何尤

先是鑾以憂歸閒久不召夏言顧鼎臣皆居政府鑾與謀召己及是帝將南巡慮塞上有警議遣重臣巡視言等因薦鑾充行邊使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拊循九邊文武將吏咸受節制齎帑金五十萬犒邊軍

以曾子裔孫質粹為世襲五經博士

顧鼎臣言孝宗時曾錄顏孟子孫各一人為五經博士以奉祀事惟曾孫之後闕焉疏下禮部議訪得質粹授為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質實 質粹字好古吉安永豐人曾子六十世孫其遠祖據者曾子十四世孫也當新莽時不受偽命自武城徙廬陵吉陽鄉質粹其裔孫也

張孚敬卒

孚敬剛明果敢不避嫌怨既遇主知亦時進讜言如張延齡之獄以孚敬力諍終昭聖太后世延齡得長繫暨清勲戚莊田罷天下鎮守内城先後殆盡皆其力也持身特廉痛惡贓吏一時苞苴路絕而性狠愎報復相尋不護善類欲力破人臣私黨而已先為黨魁大禮大獄叢詬沒世罷政凡五年乃卒

帝如承天謁顯陵夏四月還京師

趙俊自承天還言顯陵不吉帝欲親詣承天周閲卜兆九卿大臣許讚呂柟等諫帝曰朕豈空行哉為吾母耳乃命宣城伯衛錞遂安伯陳鏸及顧鼎臣等輔太子居守遂如承天夏言嚴嵩等扈從三月至承天謁顯陵命作新宮曰待合葬也越三日享上帝於龍飛殿奉睿宗配秩於國社國稷徧羣祀又三日御龍飛殿受賀詔赦天下給復承天三年免湖廣明年田賦之之二畿内河南三之一歸過堯母墓從臣請致

祭帝曰帝堯父母興陵可徵合葬非古既至京復入大峪審視曰大峪不如純德卒定南祔之議先是帝行次衛輝夜四鼓行宮火從官倉猝不知帝所在陸炳排闥負帝出帝自是愛幸炳炳母帝乳媼也及謁陵畢嚴嵩請表賀夏言請俟還京報罷帝大不懌嵩知帝指固以請帝乃曰禮樂自天子出可也令表賀帝自是賀堯母墓在望都縣城南望都漢置縣不悅言明曰慶都今仍改望都屬保定府純德本松林山在鍾祥縣東北以顯陵所在故改名許瓚字廷美靈寶人進之子衛鎮華亭人顧之孫陳鏸巴人志三世孫也

山西地震

山西聞喜安邑平陸猗氏夏縣各地震有聲如雷越二日復震聞喜春秋時晉曲沃地漢武帝

經此閒破南粤因置聞喜縣明屬解州今屬絳州平陸春秋時虞國地後爲晉地後周置河北縣唐天寶初因開漕濆得古刀篆文曰平陸遂改今名明屬解州今因之夏縣後周置縣明屬蒲州今屬蒲州府

彗星見

芒長三尺許光指東南掃軒轅北地八星旬日始出

五月夏言罷尋諭留之

翊國公郭勛得辜害言寵嚴嵩亦心妬言遂相與搆之會帝自承天還復幸太峪山言進居守敕稍遲帝大怒責言怠慢不恭命還前賜銀章并累所降手敕言惶懼謝罪免追銀章手敕爲子孫百世榮其詞甚哀帝怒不已疑言毁損令禮部追取削言勲階令致仕言乃以手敕四百餘并銀章上之居數日帝怒解

命止行復諭入直言疏謝帝悅諭令勵初忠秉公持正免衆怨言心知所云衆怨者勛輩也再疏謂自處不敢後他人一志孤立為衆所忌帝復不悅詰責之惶恐謝乃已未幾以所追銀章手勅還之

質實

命還前賜銀章削勳階按明史夏言傳先是帝賜夏言銀章一俾密封言事文曰學博才優及是追還之言以祗薦皇天上帝冊表加少師特進光禄大夫上柱國明世人臣無有加上柱國者言所自擬也至是追削之也

復以梁材為戶部尚書

材初長戶部力祛宿弊以忤權貴失帝眷以右侍郎閑住及尚書李廷相罷帝念材庶廷臣亦多薦之者名復原官材三掌國計砥節守公如一日帝眷亦甚厚是秋考察京官特命監之又命兼掌刑部事帝嘗

曰尚書得如材者十二人無憂天下矣

質實　梁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

六月雷震奉先殿

雷震奉先殿左吻及東室門槅同時皇城北鼓樓燬詔諸司修省廷臣條時政得失都御史王廷相應詔自陳曰人事得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廉隅不飭賄賂公行大小效尤內外征利每遇一官有缺必有數人競爭要路權門終日十至且都御史職在糾察百僚振肅風紀臣叨茲任不能正身格物使弊絕風清復不能抗疏論列乞賜罷黜以儆有位廷相疏意葢斥嚴嵩張瓚輩也帝但諭留而已

秋閏七月葬慈孝皇后于顯陵

河南饑命戶部侍郎王杲振之

時河南災甚巡撫胡纘宗奏乞遣大臣賫帑往振帝曰地方災重亟推素有才識者往彼設法振之乃命杲往杲上言救荒當如救焚今河南災甚奏報死亡已十萬有餘其存者旦夕冀得升合以延殘喘彼處倉庫所貯錢穀未必足用待其查勘請發文移往返動淹累旬未免坐視民斃乞先發內帑銀十萬會同撫按官分行振濟章下戶部議而戶科給事中郭鋆等亦已為言詔發臨清倉糧價銀五萬兩賫往杲至河南復奏言河南民饑甚所賫去銀僅可支兩月之用來春青黃未接勢難坐視必復得銀十五萬兩有奇乃可戶部發德州倉銀五萬二千七百餘兩及河南布政司庫解京銀并開封府河道贓罰銀八萬兩與之詔從之

質實 王杲字景和汶上人胡纘宗陝西秦安人郭鋆山西髙平人

庚子 十九年春正月翟鑾還京復入閣

鑾之行邉也諸邉文武大吏俱櫜鞬郊迎惟恐不得當鑾意餽遺不貲既事竣歸裝千輛用遺貴近遂命以原官入閣

二月振河南湖廣災

督理顯陵工程工部右侍郎顧璘言河南湖廣旱災會顯陵興工饑民皆赴工就食至是工畢民失所不振將有嘯聚之患請量留二省無災府縣兌運正糧濟之户部議覆查所司貯庫銀兩易本色以備振恤其兌運正糧許量折每石七錢湖廣清軍御史姚虞因上流民圖言承天工所流民宜振恤詔璘民會同撫按等官設法振濟務使流亡復業

顧璘字華玉吴縣人姚虞莆田人

夏五月詔勲戚子弟入監肄業

司業王同祖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失教故也請敕兩京公侯伯子弟凡未任者悉入成均俾學有可觀奏請敘廕不率者糾治從之尋命已任事者亦送監肄業于是少年勲戚爭以入學為榮矣

王同祖字繩武崑山人

六月增設鎮守江淮總兵官

先是江洋盜發夏言為兵科給事中奏請專設鎮守江淮總兵官督兵勦捕未幾賊平兵部奏革以其重任仍歸操江武臣如故凡浙江糧運自撫州常州東河取道者由鎮江京口閘抵儀真其閘土疎易淤府縣必歲時修治然糧運無阻是年京口閘淤阻漕運咸多撥民船多為海口所掠甚至執戮官吏南京兵科給事中楊雷以其事聞下兵部以設官本末查覆因請設總兵官給以旗牌敕符俾駐劄鎮江提督沿

段朝用以神仙服食之說備聽希榮賓蹟五利文成故智至勸

江上下兵防西自九江安慶東及淮揚蘇常諸郡凡備倭守備衛所及有司廵捕官悉受節制從之已而金山儀真守備官各加以將領之號分令江南江北地方凡衛所掌印廵捕諸官悉令服屬

楊雷吳縣人

秋七月振江西災

江西南昌等府水災詔以新建等縣兌運正米內量改折色十一萬石併留泒剩南粮四萬石以備振濟

八月殺太僕楊最

時帝好神仙給事中顧存仁高金王納言皆以直諫得罪會方士段朝用以所煉白金器百餘因郭勛以進云以盛飲食物供齋醮即神仙可致也帝立名與語大悅朝用言帝深居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

其深居無接外人則又呂用之所以欺高駢者其情益不可測嘉靖受其蠱惑遂欲少假靜持不念天位凝承乃欲如方士導引延年自比于深山修煉之舉其愚已甚且太子無端監國尤駭聽聞而一二年脫屣朝綱更復成何景象其議雖旋罷而以

死藥可得帝益悅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暇一二年親政如初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方壯乃聖諭及此不過欲服食求神仙耳夫神仙乃山棲澡鍊者所為豈有高居黃屋紫闥袞衣玉食而能白日翀舉者臣雖至愚不敢奉詔帝大怒立下詔獄杖殺之監國議亦罷明年朝用伏誅隆慶中贈最副都御史謚忠節

質實

楊最字殿之射洪人顧存仁字伯綱太倉人高金石州人王納言信陽人

九月劉天和敗濟農於黑水苑斬其子錫沙王

濟農連年入寇邊將禦之屢被殺傷是年七月寇萬全右衛總兵官白爵迎戰再敗之至是復入固原劉掠且壓會淫潦弓矢盡膠無鬬志而諸將多畏縮天和斬指揮二人召故總兵官周尚文激令立功會陝西總兵官魏時督兵分道邀之至黑水苑尚文盡銳奮擊之自巳至申凡三勝負戰未決濟農子錫沙王

此竟殺直臣而不知其過舉賞可嘆鄙耳

驍果而輕率其勁卒三十餘人馳衛營中堅尚文擊斬之冦遁走寧夏巡撫楊守禮總兵任傑等復邀擊于鐵柱泉敗之進天和南京戶部尚書以守禮總督軍務尚文復都督同知賀實萬全右衛洪武

二十六年置與左衛同城屬山西行都司固原州本固原守禦千戶所弘治十五年置州屬平凉府黑水苑在固原州西鐵柱泉在靈州花馬池西南有泉百步明嘉靖十五年劉天和改築舊堡設兵戍守周尚文字頗章西安後衛人楊守禮字秉節蒲州人

冬十月顧鼎臣卒

鼎臣居政府謹事夏言不能有為及是卒

辛丑

二十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楊爵于獄

時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歲頻旱元日微雪夏言嚴嵩作頌稱賀爵撫膺太息上疏曰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即欲拯之無措手地方且奔競成俗賕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流為欺罔士風人心頹壞極矣諍臣拂士日益遠而快情恣意之事無敢齟齬于其間此天下大憂也去年自夏入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而無秋禾既而一冬無雪元日微雪即止民失所望憂旱之心遠近相同此正撤樂減膳憂懼不寧之時而輔臣言等方以為符瑞而稱頌之欺天欺人不已甚乎翊國公勛中外皆知為大奸大蠹陛下寵之使稔惡肆毒羣狡趨附善類退處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臣巡視南城一月中凍餒死八十人五城共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赤子欲延須臾之生而不能而土木之功十年未止工部屬官增設至數十員又遣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士

之故朘民膏血而不知恤是豈不可以已乎況今頻年災沴上下交空尚可勞民糜費結怨天下哉此興作不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為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乃數年以來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睹聖容敷陳復逆未得一聆天語恐人心日益怠媮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都俞吁咈協恭圖治之氣象也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左道惑衆聖王必誅今異言異服列于朝苑金紫赤紱賞及方外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今舉而畀之奇邪之徒流品之亂莫以加矣陛下誠與公卿賢士日論治道則心正身修天地鬼神莫不祐享安用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清禁為聖躬累也臣聞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妖盜繁興誅之不息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非細故也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

忠諫虛懷納諫一時臣工言過激切多獲罪自此以來臣下震於天威懷危慮禍未聞復有犯顏直諫以為沃心助者往歲太僕卿楊最出言而身殞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國體治道所損甚多臣為最等惜也古今有國家者未有不以任德而興拒諫而亡忠藎杜口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得聞此阻塞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望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為不易覽臣所奏賜之施行宗社幸甚帝震怒立下詔獄搒掠血肉狼籍關以五木死一夕復甦所司請送法司問罪帝不許命嚴錮之獄卒以帝意不測屏其家人不納飲食屢瀕於死處之泰然既而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俱以救爵先後並死獄中自是無敢救者

質實

楊爵字伯珍富平人周天佐字子弼晉江人時上疏言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爵繫獄數月聖怒彌甚一則曰小人二則曰罪人夫以盡言直諫為小人則為

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以秉直納忠為罪人又孰不能為容悅將順之功臣哉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溘先朝露使諍士飲恨直士寒心損聖德不細帝覽奏大怒杖之六十詔下獄天佐與爵無生平交入獄時第隔扉相訊而已比三日天佐不勝楚遂死屍出獄大興民有祭而哭之慟者或問之曰吾哀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浦鋐字汝器文登人時出按陜西上疏曰天下治亂在言路通塞言路通則忠諫進而化理成言路塞則奸諛恣而治道隳御史爵以言事下獄幽囚已久臣行部富平皆言爵慈誠孚鄉里孝友式風俗且爵本以論郭勛獲罪今勛奸大露陛下業致之理則爵前言非妄望賜矜釋疏入帝大怒逮緹騎逮之秦民遠近奔送合車下者常萬人皆號哭回顧還我使君鋐赴徵業已病既至下詔獄榜掠備至除日後杖之百錮以鐵柙爵迎哭之鋐息已絕徐張目曰此吾職也子無然後數日卒隆慶初天佐贈

光祿卿鉞贈
光祿少卿

夏四月置安南都統使司

先是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溫奉命議討安南至廣西檄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并檄雲南守臣及諸司集議分正兵為三哨分奇兵為二哨分烏雷山等處兵為海哨又將雲南別集之兵分三哨與黔國公沐朝輔安遠侯柳珣提督軍務侍郎張經巡撫都御史汪文盛等部署已定乃馳檄安南臣民諭以朝廷興滅繼絕意討罪止于莫登庸父子有能舉舉郡縣來降者即以其郡縣授之擒斬莫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二萬金官顯秩申告再三又諭登庸父子果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款聽命亦待以不死伯溫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懼遣使詣軍門乞降詞頗卑切伯溫等承制許之時登庸子方瀛已死

乃留孫福海守國登庸與姪文明并酋首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又鎮南關各尺組繫頸徒跣匍匐稽首上降表復詣軍門再拜盡籍國中土地軍民職官悉聽處分于是伯温等宣諭朝廷威德暫令歸國候命伯温乃與諸守臣會疏言安南畏威求身歸罪其黎寧自稱黎氏之後譜系不詳無以為據乞宥納登庸削故爵量授新秩疏聞帝大喜詔改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秩從二品銀印舊所僭擬制度悉除去改其十三道為十三宣撫司各設宣撫同知副使僉事聽都統黜陟仍三歲一貢以為常并令覈黎寧真偽如果黎氏後劃所據四府俾奉其祀事否則已之伯温受命歲餘不發一矢而安南定質

實烏雷山在廣東欽州西南大海中為入安南要道唐置烏雷縣以山得名鎮南關在廣西太平府憑祥州西南左右石山高插雲表設關建城為安南入貢之道沐朝輔西平侯英七世孫柳向安遠侯景之

子

九廟災

辛酉薄暮雨雹風霆大作入夜火從仁宗廟起延燒成祖廟及太廟羣廟一時俱燼惟睿宗廟獨存成祖仁宗二廟帝后神主俱燬

五月以兵部侍郎王以旂總理河漕

時黃河南徙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舊決口俱塞徐呂二洪竭漕舟膠總河郭持平久治不效乃命以旂督理以旂至上言國初漕河惟通諸泉及汶泗黃河勢猛水濁遷徙不常故徐州貟白昂劉大夏力排之不資以濟運也今幸黃河南徙諸閘復舊宜濬山東諸泉入野雞岡新開河道以濟徐呂而築長

堤沛縣以南聚水如閘河制務利漕運而已明年春
持平請濬孫繼口等處使東由蕭碭入徐濟運其秋
從以旂言于孫繼口外别開一渠洩水以濟徐呂
凡八月三口工成以旂持平皆被奬遂名以旂還質
實野雞岡在歸德府睢州北孫繼口在河南睢州考
成縣嘉靖十八年正月河道都御史胡纘宗疏言
新口孫繼口孫禄口各黄河支流一以分殺上源歸
睢二處水患一以灌下流徐呂二洪以濟官漕請于
孫繼口至孫禄口另築長堤可免衝決散漫之虞而
黄河安流二洪順受運道可無患矣從之碭山秦碭
縣後漢碭山明屬徐州今屬徐州府王以
旂字士招江寧人郭持平字守衡萬安人

振遼東饑

以遼東饑詔發太倉
庫銀五萬兩往振

六月振畿內山西饑

以順天府所屬州縣災傷詔免稅糧有差仍發太倉銀二萬兩通倉米二萬石及各州縣預備倉糧銀相兼振濟復出太倉米一萬石減價發糶以平米價又以永平大饑發太倉庫銀六千兩通倉米六千石振之是時山西撫按官亦奏災傷重大請發本省預備倉糧并貯庫銀錢振濟仍乞蠲免夏稅如例俱從之

秋七月振山東災

以山東災傷免濟南等六府所屬州縣稅糧有差復留德州臨清二麥小麥各二萬石于山東布政使及動支倉庫錢糧相兼振濟

八月昭聖皇太后張氏崩

郭勛縱恣妄行稔惡已久言官豈無見聞何前此噤無一語及揣知勛之主眷潛移即爾紛紛補牘陽搏不畏彊禦之名而陰行揣摩取巧之術明代諫垣雖有質出伉直者而似此狠鄙者

謚孝康

皇后

夏言罷九月郭勛以罪下獄冬十月言復入閣

言劾文恐日甚九廟災言方以疾在告自陳乞罷不允昭聖太后崩詔問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譌字帝切責言言謝過且乞還家治疾帝益怒令致仕及將出都詣西苑齋宮叩首謝帝憐之俾還私第治疾候後命時勛以給事中戚賢等劾其擅作威福網利害民亦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新有寵直內苑忌勛容從容問元言勛皆朕股肱相妬何也元不對帝問言歸時曰俟聖誕後乃敢請又問勛何疾曰勛無疾言歸即出耳帝頷之言官知帝眷言悉勛因共劾勛先是帝給勛勅與兵部尚書王廷相等同清軍役勛久不領言官劾之勛疏辨有何必更勞賜勅語帝怒責勛誹謗無人臣禮給事中高時因盡發勛貪縱不法之

正復不少

十數事遂下勛錦衣獄復詔言入直方言在告時閣事多取裁決及治勛獄排根扎柢悉其指授朝士方惡勛不以咎言也勛下獄後帝念其曾贊大禮諭鎭撫司勿加刑訊奏上勛罪斬決帝以奏當不明令法司覆勘法司更當勛不軌罪斬沒入妻孥田宅奏上留中不下帝意本欲寬勛屢示意指而廷臣惡勛謬爲不喻指者更坐重

辟久之勛竟死獄中

賑山西災

以山西連被虜患詔復徭役二年仍發帑銀六萬兩遣戶部侍郎張漢往賑之

十一月葬孝康皇后

壬寅二十一年夏六月諳達寇山西

先是諳達遣使欵大同詒却之諳達與濟農遂分道入犯及是復遣使求貢大同廵撫龍大有誘縛之詭言用計擒獲詒磔于市敵怒入掠朔州抵廣武由太原南下欲犯平陽澤潞山西撫按官請發京兵赴援帝以京兵未可輕動下部議部言既下平陽則省城固已解嚴各路阻隔官兵亦隨至矣請將見在主客官兵摘發二枝專守省城以固根本至于賊入平陽蓋有三路中由靈石冷泉口趨霍州以入東由介休趨沁州經岳陽浮山以入西由石州趨隰吉石樓等處以入竊計靈石天險勢難突至其中郭家溝韓信嶺四三百里險甚分兵伺之虜可圖也或由澤潞衝突太行越入懷慶北去臨清真定僅數百里宜令諸路守臣伏兵堵截使虜不得過太行乃為無虞蓋潞安黎城等處與河南武安接境一下武安則地曠難守河南山東北直隷一帶俱為可慮也或知有備不至又將由隰州入石州趨偏頭寧武亦宜備之諸賞

格宜各榜諭以勵人心會廷綏巡撫都御史萬潮奏
奏頃得降者言虜謀不獨寇山西直欲趨盧溝橋以
窺京師兵部言都城備豫久矣倘盧溝橋有警不得
不調援宣薊帝命宣薊兵馬除復援别鎮外餘即整
搠以待兵部言虜見在山西勢甚猖獗各鎮守營官軍因
無總督大臣調度未免各分彼此不肯戮力往年遼東兩
廣河套有變俱用總督專征戎事有賴近雖奉旨裁革但
今日邊事方殷事權不一乞勅吏部會同府部九卿科道
推舉在廷大臣忠誠有將畧者復令為總督則節制歸一
而虜患可無慮矣帝乃命翟鵬復任巡撫已而敵寇潞安
大掠沁汾襄垣長子祈縣等處參將張世忠等戰死敵遂
從忻崞而北出雁門故道而去未幾濟農死其子朗台吉
等散處河西勢分諳達獨盛歲歲擾邊

質實 廣武 泰雁門郡明為代州屬太原府今代州為直隸州靈石漢
介休縣地隋開皇中置靈石縣明屬霍州今因之冷泉
鎮名在縣北四十里有泉北流入汾霍州春秋時霍國

隋置霍山郡今置霍州明初以州治霍邑縣省入屬平陽府今爲直隸州沁州漢皆上黨郡地唐爲沁州明爲直隸州岳陽漢彘縣隋爲岳陽縣明屬平陽府浮山唐置縣明屬平陽府石州戰國時趙離石邑後周改爲石州明洪武中以州治離石縣省入仍曰石州屬太原府萬歴二十三年改爲永寧州屬汾州府今並因之隰州古蒲城隋置隰州明屬平陽府今直隸吉州自古屈邑宋元祐初置吉鄉軍金改吉州明屬平陽府石樓漢西河郡地名隋置石樓縣明屬汾州府今並因之郭家溝在靈石縣南二十五里兩山高峙中界深溝霍州志靈石與霍陽百里中有關曰天險即此韓信嶺亦名馬壁嶺在靈石縣東南二十五里此與雀鼠谷接最爲險固黎城古黎侯國隋置黎城縣明屬潞安府武安漢縣明屬彰德府今並因之寧漢樓煩縣地唐末置寧武軍後廢明景泰元年置寧武關孝宗十六年置寧府 本朝雍正三年

夏言經國不如寇準而疎脫畧相似其援引嚴嵩亦猶準之遇丁謂卒致為所擠惱情事復同

年升縣為寧武府治襄垣本縣明屬潞安府長子古長子邑漢置縣明屬潞安府祁縣春秋時晉大夫祁奚邑漢置祁縣明屬太原府今並因之龍大有茶陵州人瞿鵬字志南枾寧衛人郎台吉舊作狼台吉今改

秋七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夏言罷八月以禮部尚書嚴嵩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言與嵩同鄉科第後于嵩稱晚進以謙禮驟貴嵩護事務言不為下及言入閣援嵩自代以門客畜之嵩恨甚常置酒邀言躬詣其第言辭不見嵩布席展所具啓跽讀言謂嵩實下已不疑也言既失帝意懼斥

小人反噬固不足道然謂之姦狡易見嵩之柔和難窺且準僅以拂鬚微詞成隙而言再相後至以盛氣凌嵩畜若奴隸無怪得禍之更烈也

呼嵩與謀嵩已潛造陶仲文第謀觸言代其位言知甚慍囑所善者劾嵩時帝已心愛嵩攻益力帝憐之不聽也兩人遂大隙嵩因燕見頓首雨泣愬言見凌狀帝悉使陳言罪嵩因振暴其短帝大怒手勅禮部歷數言罪且曰郭勛已下獄猶千羅百織言官為朝廷耳目專聽言主使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閣軍國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秘視為戲玩言官不一言徒欺謗君上致神鬼怒雨甚傷禾言大懼請罪居十餘日乞骸骨語極良疏留八日會七月朔日食既下手詔曰食過分正坐下慢上之咎其落言職閒住先是言再罷宰相帝雖優禮然恩眷已不及初帝在西苑齋居許入直諸貴人得乘馬言獨用小腰輿以來帝怪之未言會帝以奉道不御翼善冠而御香葉冠命尚方做之製沈水香為五冠以賜言及嵩等言以非人臣法服不奉詔帝怒甚嵩于召對日故冠香葉而籠輕紗于外令上見之帝益內親嵩而欲去言嵩因傾

之言既去醮祀青詞非嵩無當帝意者遂代言入閣嵩時年六十有餘不異少壯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嘗一歸洗沐帝謂其勤益信之嵩無他才畧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誅斥者不可勝計云

質實

陶仲文方士初名典真黃岡人明史輿服志皇帝常服冠以烏紗冒之折角向上名翼善冠

九月作雷壇錮工部員外郎劉魁于獄

帝用陶仲文言建雷壇于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務宏侈程工峻急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鬻棺以待遂上章言營大享殿大高元殿諸工尚未告竣內帑所積幾何歲入幾何一役之費動至億萬土木衣文繡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于宮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為不經之事非所以示天下此後世

金英謀逆一事嘉靖既宿曹妃宮則妃自不得辭不謹之愆若竟謂其與婢同謀則無此情理蓋金英即肆兇謀勢必慮人聞見彼走告者烏從遽知且其人亦必同係曹妃宮妃當此危懸呼吸救難刻遲乃不近白妃而

帝震怒杖于廷錮之詔獄 質實 劉魁字煥吾泰和人

冬十月宮婢楊金英等謀逆伏誅殺端妃曹氏

帝宿端妃曹氏宮宮婢楊金英等伺帝熟寢以組縊帝項誤為死結得不絕有張金蓮者知事不就走告皇后后馳至解組帝得甦后命內監張佐等捕宮人雜治言王寧嬪寔首謀又言端妃亦與知時帝病悸不能言后傳旨收端妃寧嬪及金英等同謀者不分首從悉磔于市仍剉屍梟示并收斬其族屬十人餘給付功臣家為奴時諸婢為謀已久帝幾危中外震惶次日午始知帝無恙羣心乃定久之帝始知端妃冤

癸卯二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遠白后其為攜陷顯然方后復乘嘉靖疾悸之時輒收妃嬪與逆婢駢誅滅口謂非后之妬害其誰信之然其致大變則由嘉靖不德明祚將傾故亡徵先見耳

夏四月福建福州興化泉州漳州四府地震

六月議冗員

吏部以奉詔裁革冗員奏言各衙門官原係額設及隨事添設各有職掌者俱應存留其添設官獨戶工二部欽天監太醫院為多但今疆陲多事廟工甫興戶工二部難裁革欽天監太醫院當咨行禮部考選去留南京併在外應裁官員行南京吏部及各省撫按官會議具奏詔從之仍令查各衙門添注官現在員數以聞已而吏部查戶工二部太常太僕鴻臚寺尚寶寺中書科順天府上林苑監制誥敕房文華殿武英殿辦事各添注官員具名數疏以進帝曰各官既有添注毋遇實缺仍乃不行填補卻往往別推以致冗食者多自今內外官遇有實缺即以添注者補之違者即時糾舉

秋九月逮巡按山東御史葉經杖殺之

嚴嵩與經有宿憾及是經按山東監鄉試試錄上嵩指發策語為誹謗激帝怒下禮部參論尚書張璧等阿旨請逮考試官周鑪等詞布政使陳儒及經等并治嵩恣言試事盡由御史帝乃降旨斥文中語為狂悖經杖八十為民創重卒鑛儒等謫官嵩借事殺異己者自經始也先是嵩相甫踰月御史謝瑜即劾之比之四凶請急誅斥帝雖詘讓瑜然未深罪嵩亦以得政未敢顯為擠陷故瑜得居職如故及經杖死嵩益肆志報復其後以大計嵩囑主者黜瑜遂除名于是給事中王勰沈良材陳瑄御史俞時陳紹及山西巡撫童漢臣福建巡按何維柏等相繼得罪皆坐瑜劾嵩者也

質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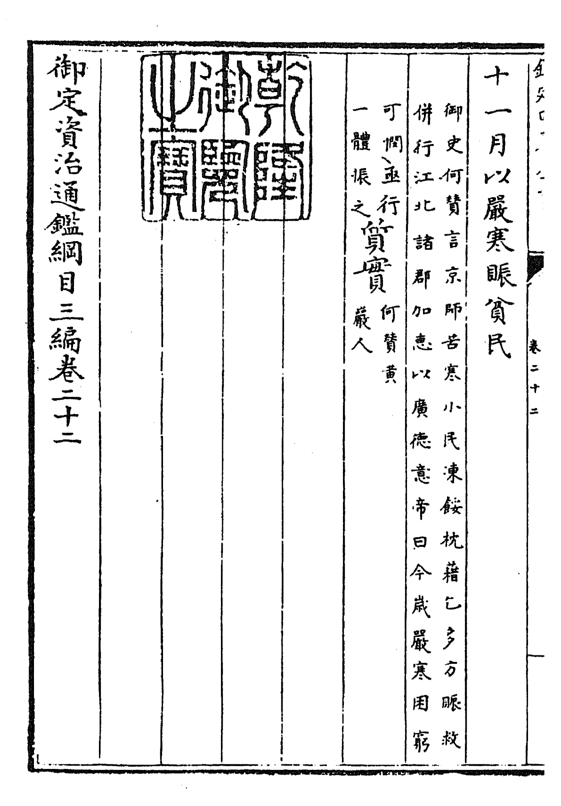
葉經字叔明上虞人由常州推官擢為御史嵩官禮部時以秦晉二藩宗人襲封事受重賄經指其事劾嵩嵩懼甚力彌縫得免故恨經

報復焉隆慶初贈經光祿少卿張壂字崇象石首人陳儒崑山人謝瑜字如卿上虞人王緦字韜孟金壇人沈良材泰州人陳瑲餘姚人喻時光山人陳紹上虞人童漢臣錢塘人何維柏字喬仲南海人

發明　初經以恭晉二藩賄事劾嵩嵩疏辨遂付襲爵事于廷議而置嵩不問朝廷固已失刑矣越二年嵩遂得挾宿憾害經其為報復情跡顯然乃嘉靖不知致嵩由此得以盡鋤其異己之人殘毒忠良實由經始始之初六曰羸豕孚蹢躅程傳謂羸弱之豕其中心在乎蹢躅雖陰微在下而有漸威害陽之象焉嵩之殺經殆將嘗試其蹢躅之技乎

冬十月朵顏入寇

攻圍慕田峪殺守備陳舜副〔質實　慕田峪在昌平州北有關口〕總兵王繼祖等往援乃退



十一月以嚴寒賑貧民

御史何贊言京師苦寒小民凍餒枕藉已多方賑救併行江北諸郡加惠以廣德意帝曰今歲嚴寒困窮可憫亟行一體賑之

質實

何贊黃巖人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二